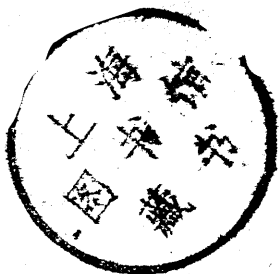


愆  
魚

彭家煌著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2197B

文學週報社叢書

開明書店出版

# 愆 愆

彭家煌著

~~1563959~~

# 目 次

Dismeryer先生.....	一
到游藝園去.....	一七
軍 事.....	二七
懲 息.....	三七
今 昔.....	六七
活 鬼.....	八三
存 款.....	九九
勢力範圍.....	一一九

## Dismeyer 先生

反奉戰爭起後，S市華界的居民，大半因着前次戰爭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象，對於自己的生命，以及細微的家具，都感覺絕大的危險，稍擁資產的都紛紛向租界移去；因此，城北仁義弄第二十號的房子也在這時空了，祇有住在竈披間的兩箇寒酸學生沒搬走。

P和他的妻乘此機會，以較廉的租金賃了這所房子的前樓；初搬進去時，很覺寂靜，自從樓下搬進來一位打拳的武士後，才漸漸熱鬧起來。

竈披間的租金每月祇有兩元，不到幾天，那兩位學生不知怎樣搬走了，這間小房便入了武士的版圖，他不是租來自己住，卻以每月六圓的租金轉賃給一箇外國人。

這外國人搬來後，在房門上貼着一張 W. A. Dismeyer 的名片，窗子上掛起破紗

簾，地上鋪着舊地氈，小鐵牀上四散着工業書籍；室內除小櫃、衣箱和烹飪的雜具外，壁當中還掛着袒胸赤背的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畫圖。

P 的妻兒不慣外國人，這位 *Diemeyer* 頗引起她由對普通一般外國人的觀察所得來的一種異樣的可怕，因為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外國人也可委曲在這小而卑濕黯淡的竈披間，可斷定他是一箇旅華的起碼貨，她於是很不自安地對她丈夫說：

「我們又搬到倒霉的地方來了；樓下呢，住的是一箇打拳的，竈披間呢，便住着一箇蹩腳外國人，別的不打緊，若是這外國人在這兒販手槍，造假鈔票，一經發覺，可不牽累了我們嗎？還有一層，我們白天都要去做工，房門的鎖又不堅實，裏面的東西說不定沒有危險呢？」

她發表這高深的見解後，睜着眼睛凝視她的丈夫，等候一箇妥當辦法的回答。

P 笑了一笑，不加思索地答道：「打拳的想不會無緣無故給拳頭我們喫的，這外國人的舉動雖是不能斷定，總不會牽累我們罷。至於房裏的東西，那怕什麼，家裏有看家的

『娘姨。』

她經過這番安慰，雖是有些相信，卻仍不放心，時時背着P在娘姨面前刺探這危險人物的消息。娘姨不時在她前面報告，說外國人也能說本地話，常在她旁邊看她燒菜，有一次看見瓶子裏沒有醬油，連忙走到房裏把自己的一瓶醬油拿出來送給她，她沒有受。有時他又拿出胡椒粉或加里粉來要她放在菜裏，她怕是毒藥，嚴詞拒絕了。廚房裏的東西他常常由這邊搬到那邊，放開自來水儘量地沖洗，囉囉嚇嚇使她十分生厭！

主婦誇獎她那謹慎的態度，同時又再三的囑咐道：『小心點，外國人是不好惹的，以後不要理會他好了。』

娘姨守着主婦的命令，從此絕對不睬這外國人，有時他又來管閒事，整理廚房，沖洗傢伙，於是廚房裏沸騰了詬誶的聲浪。這外國人被娘姨斥辱，並不敢抵抗，他祇靜寂的退到他的小房內。從此，他停止整理廚房的工作，閒着沒事做，便每天關着房門躺在牀上，低聲的唸那朝夕不離的工業書籍。他不敢走出門散散悶，開開心，因為出了門，必定要裏面

有人出來，他才有進門的機會；若是晚上回家稍遲一點，他便會在街頭作漫漫長夜的巡遊者。

一天早上，P 在廚房提水，發覺這外國人在窗外站着，臉上慘白，眼珠通紅，全身似給寒氣裹住，戰慄地望着 P 微笑。P 會意，連忙開了門讓他進來。他謝了 P，漸漸和 P 攀談。P 從此知道他是三十多歲來華已經兩年的德國人，新近被摩托車製造廠辭職了的勞動者。

P 夫婦移居後，轉瞬又是兩箇月了，這所房子裏除了武士和他的徒弟們角力的聲響喧鬧着外，沒有什麼危險發生過。娘姨因在 P 家收入太少，藉故走了，這位外國人 Meyer 也恢復了他整理廚房的工作；因為他極愛清潔，廚房就在他那房子的隔壁。P 的妻也漸漸對他解嚴了。

Dismeryer 的房裏很少有人進去，祇有打拳的武士扳起面孔在他的房裏坐索房金，有時在他的房門外責罵他，說他假裝睡着了，故意不開門；其實就是房門應聲而開，難



道以武士的威力能够把每月六元的房金在他那瘦削而枯焦的骷髏裏榨出來嗎？他剛搬來時，每天自己煮一頓兩頓喫，兩箇月後，廚房裏連他的足跡都少見了！

一天，好幾箇鄰近的男婦從他的房裏出來，那男子臉上滿堆着笑容對他的同伴說：『這根皮帶真便宜，祇花了四箇銅子。』另一位男子說：『這雙皮鞋祇有八成新，竟花了四毛錢！太貴了一點波？』從這般人得意的走了以後，*Dinner* 的房裏才透出希罕的麵包香味來，刀叉重新由塵埃裏拿出來在廚房裏沖洗，不常在家的 P，這種盛況，以後竟還看過好幾次。

從這時起，P 的腦子裏似乎受了一種強烈的襲擊。他在放工回來時，躺在牀上追憶旅京時和幾位預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朋友天天從宣武門外步行到西城翊教寺法文專修館去上課，飄舞的袂襖貼在身上現出高聳的骨頭來，脚跟露在鞋襪外面，和冰凍的泥土直接的磨擦，每天早晨餓着肚皮和砭人肌骨的北風打十幾里路的衝鋒。以後呢，達到目的地的，能够被逐回國，這算是幸福，留在法國的，多是抱着他們偉大的希望在異域的

墳墓裏長眠，聽說現在祇有一位C君還活着。Diemeyer不是橫行世界的德意志的國民嗎？他在積弱的中華所受的待遇，總可斷其比留法的C君優越好幾倍吧！然而這優越的待遇實在夠人縈思緬索呀！

P的腦中充滿着異邦落魄者的悲哀，有一天終於被逼得走到他妻子從前認為危險人物的Diemeyer的房裏去。那時他正對着打拳的武士枯坐着，死的沉寂給新進來的P衝破了。他向P微笑，眼睛四周逡巡，似在設法掩飾全室破爛荒涼的痕跡，免得刺激這位新來的貴客。P和他寒暄了幾句，便問道：

『你爲何整天在家不去做工呢？』

『No work, 找了交關人寫介紹信，不行。』他微笑着，英語裏夾雜着十分之七八的本地話。

『那末，不想法找工作，這房裏的東西也不夠你拍賣的。』P問。

Diemeyer 沒回答，仍然微笑着，漸漸低了頭。

P費了一番思量，又問道：『你的英文程度想必很好，如果你能教英文或會話，我能替你設法。』

Dismeyer 又微笑着，剛要擡起頭來回答，那沉機觀變的武士滿面帶着滑稽的笑容，搶着說道：

『他是德國人，很窮的，德文很好，英文祇勉強能說話。你要請他教會話，每月給他三十元就行了。』接連又指着 Dismeyer 說：

『P先生瞧着你可憐，要替你找位子，教會話，你得謝謝他。』

Dismeyer 仍然微笑着，沒有答話。P給武士過分的推崇，十分難以爲情，心恨這多事的武士把麻煩的重擔生生的擱在自己的肩上。雖是自己有意援助他，然而成功與否是不能預卜的，何能一開口就是「每月給他三四十元」呢？更何能就要他向自己申謝呢？P對這事不好意思敷衍，於是對 Dismeyer 說道：

『我到房裏拿本英文書給你唸唸，看你的 Pronunciation 如何。』說完便拿了書來。

Dismeyer 接着書，全部靈魂浸在書面上幾箇字，看了半天然後展開唸起來，一字一頓，長的字便一音組一頓，一頁一頁慢慢地讀下去，頭上的熱汗涔涔的流，嘴唇發顫，但是他的神情是很鎮靜的。P 已驗明他的程度，無須再讀下去，便要他停止。他沒有聽見，精神貫注的仍然讀着，似在和強敵決鬪，拚命的決鬪，全生命都在這孤注一擲了。P 心中湧着無限的失望，覺得很難對付這事。這時武士在旁看得很真切，於是他對 Dismeyer 說道：『P 先生有事去，你不必再讀了。』

Dismeyer 停止誦讀，但眼睛仍注視書上，表示他還有餘勇可鼓。P 在心裏打算，這事很為難，武士要外國人向自己申謝的話，鄰近男婦在外國人房裏出來時得意的笑聲和拍賣者的結局，這些思潮在他的腦中一陣一陣的激揚起來。他不能白白地使這異邦落魄者受嚴格的考試，而且他也沒有白白地考試他的權力。他是工人，不是教授；他應該生活，不是應該被侮辱的。但這事究竟怎麼辦呢？P 想着，的確有些無可奈何了。這時他只好笑着說：

『我現在有事去，過幾天回信吧！』

從那天起，Dismeryer 便很專心的到 P 的房裏聽回信，渴望着會話教授的聘書的頒賜。他把這可靠的希望應付武士催索兩月的房金，他也曾以這意外的生機寫信安慰遠處的一位很思念他的窮友。他更歡欣慶幸，夢想着自己還有在 S 市立足的可能。但是聘書是用不着商量，P 早就在心裏決議，無法遞送的了；沒有相當的生徒用得着這位教授了。在 Dismeryer 來聽回信時，P 常想迴避，但是沒法迴避，而且假慈善家，滑頭等的罪名好像都堆在他身上。他心想不如直截了當的回復了他好些，於是等 Dismeryer 又來探回信時，便把早經製造了的幾句話回復他道：

『Dismeryer 先生，我的朋友祇願研究文學，不願學會話，你的意思怎樣？』

他沒有表示失望的悲哀，仍是低頭微笑。他很能原諒 P 而且對 P 更加親密，這是使 P 心裏最覺難過的。就是 P 的妻也無形中動了婦人們軟弱的慈悲，臉上替她丈夫罩了一層抱歉的神色，白眼珠對着 P 連翻了幾翻，似在譴責他太不量力，輕於許諾，把這異邦

漂泊者過於奚落，過於玩弄一般。

這時，晚餐已經熱騰騰的擺在桌上了：一碗稀薄的蛋湯，一碗白菜，一碗紅燒豆腐，雖不是佳饈，在P夫婦看來，比貴人們的魚翅燕窩還珍重，在Dismeyer的眼中，總也算是中華大菜吧！P的妻在擺筷子時，低聲說道：

『怎麼樣？問問外國人要不要喫吧？』

『自然要喫的，』低微的聲音在P的喉間半吞半吐着。

就這房裏三箇人看來，P夫婦算是貴族。一箇有錢的人請外國朋友喫飯，似乎不能這樣冒失，P這時只好帶着抱歉而敷衍的口氣對外國人說道：

『你沒有喫飯吧？在這裏喫了去，好嗎？』

Dismeyer 測量了桌上陳列的蔬菜和三人肚子的容量，於是努力的答道：

『你們不夠喫，我不必喫了。』

這樣隆厚的情誼，這樣難得的機會，他那能十分客氣呢？經P再邀請一次，他便就座。

了。P把窗簾放下，深怕這情景給別人知道。這是P家款待西賓的第一回。

這樣的款待，一次兩次，P是能夠效力的，無窮次，確是P心餘力絀的事，但這是Dismeyer想不到的。他在孤寂窮愁中妄想着在這慈善家有人類大同之感的P家寄海外落魄之身，在潦倒頹喪，生活絕望的時候，已獲得希罕的無窮的快慰了。他相信憂人之憂，急人之急的P夫婦，必會長此以他自己得着慰藉為慰藉的。不是這樣設想，他如何好意思常在喫飯之前走到P夫婦的房裏去，等候他們殷勤的款待呢？不是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舊鐵牀，有錢的買去了，現在睡的是硬土；穿的祇賸了身上破舊的一套；住的是武士勢力之下萬不得已賒來的一間小房；這樣的境況，他不就食於P家又有什麼辦法呢？

Dismeyer常常喫完飯後，覺得不好意思，曾搶着替P夫婦買菜，打水，洗碗，但這些於P家沒有絲毫的收入，這些他們自己能幹得下，無須勞他的駕，P也不願因為每天兩頓飯的損失取償於他幫同料理雜務上。P的妻很膽小，深怕過於牽累了自己，以為與其自己挨餓，不如不作假慈悲，但她又不敢說直話開消他，祇想客客氣氣的招待他，使他自

已懷慚而退，但是 Dismeryer 毫不體會這異樣的情形，他有時不知道把什麼東西換點牛肉來做送 P 夫婦的禮物，有時是一碟小魚，雖經 P 壁回過，他還是誠懇地奉贈着，他以爲這足夠聯絡感情了。

一天一天的下去，P 的妻覺得客氣的方法不中用，好像啞吧喫了黃連，她於是怨對丈夫，和丈夫口角。

『以後不要他再送菜來，送一點點菜，他便可仗着這點情誼更好來騙喫幾頓的。我們也是窮光蛋，該天天服侍他嗎？』

她怒極時，常說出許多激烈的話，可是一見了外國人卻始終不敢開口，祇豎着眉毛，扳起面孔，故意把房裏的東西敲撞着響得很厲害，藉此表示一點怒意，等外國人出了門，便又吼罵起來：

『我們爲什麼要供養他呢？難道我們中國人還沒有受夠洋鬼子的糟蹋嗎？他們是野獸，南京路，漢口，廣州，那處他們不橫暴的作踐我們！我們的血是豬血，我們的命是狗命，』



那一次奈何他們過！我們爲什麼還要飼養這種殘忍的野獸啊？我真是越講越恨呀！況且街上討飯的中國人不知有多少，專就整腳的外國人講，本地也不知有多少，難道你箇箇去照顧嗎？我看明天還是老實告訴他，叫他別再在這兒討厭了！』

『不要講這樣不近情理的話，野獸的橫暴是不分區域的，不論國內國外，處處都有牠們張牙舞爪，誰敢去抵抗，Dinnerker 比我們中國人的遭遇更悲慘，他和我們一樣，立在被作踐的地位，我們該援助，該同情，你講這樣的話，不仍然是表彰着你的獸性嗎？』

她聽着 P 這番教訓，更加憤怒了：『好，你去同情，你去援助，隨便你，你要怎樣就怎樣，反正明天的菜錢米錢，無論如何不能在我的衣服首飾上想法的。』

第二天，P 又和他的妻咕嚕咕嚕地過了一天，他對那異邦漂泊者的同情敵不過愛護家庭的觀念，他不願爲着一箇不相干的外國人犧牲自己家庭間的幸福，祇得聽憑他妻子去擺布。那天，他的妻子便故意把晚餐提早，好使外國人錯過機會。她還怕計劃失敗，外國人進房來難以敷衍，又預先把房門門了，夫妻倆膽戰心驚的，盜賊般把飯菜匆忙的

吞咽着。「這的確是盜賊的行爲，這的確是黑心的事！」P夫婦腦中都充滿着這樣的幻想。

一會兒，有人敲門了，P知道是誰，但他好像無力抵抗巡警的捕拏似的，連忙開了門，P的妻沒料到這房門把守不住，一時手足失措，好像沒有地方躲避，竟把燈擦滅了，室內便黑暗了，沉寂了，窗外的月兒給濃雲遮翳，僅僅街柱的電燈從窗簾的微隙中透入一線的光射在瘦削灰白的 Dismeryer 的臉上，一箇殭屍的臉上。P夫婦很驚恐，很害羞，頸梗上似已被掛了一條冰冷而粗重的鐵鏈，話都說不出來。許久許久，P才抖擻精神說道：

『那兒來的風，把燈吹滅了，快點着吧！』

P說了這敷衍粉飾的話，他的妻才燃燈。Dismeryer 早就領悟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於是低着頭，把手裏的一碟菜放在桌上，頹喪的，倉卒的下了樓，走向他的竈披間去了。

這位可怕的落魄者下去了好一會，P夫婦倆緊張着的神經才弛緩過來，漸漸恢復了常態，P憤恨的責備他的妻：

『真笨！你爲什麼做出這樣的醜態，竟把燈都擦滅了！』

「唉！這不知是什麼玩意？我們不知犯了什麼罪？竟這樣的慌急！唉！真好笑！這樣的事真不是我們能夠做得來的！你還是去把他喊來喫飯罷！」P的妻說。

P很不安地下了樓，摸到那黑暗的竈披間說：『Dismeyer先生，你如何回來這樣晚啊？快去喫飯罷！』

『謝謝你們的好意，我是已經喫過了。』Dismeyer 悽慘的回答。

第二天早晨，P由竈披間走過，祇見房門洞開，Dismeyer 卻不見了，而且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一箇月快過去了，Dismeyer 竟沒有回來過，祇有幾件破爛的行李依然冷寂的躺在水門汀上。武士受了竈披間經營失敗的影響，不久也搬走了，鄰近的男婦們還不時在窗外探望着。

「他是到那裏去了呢？破爛的行李又不起帶去？這窮無依歸的 Dismeyer 究竟到那裏去了呢？」

這是P夫婦在無聊的安靜中，不能自己的腦子裏時時縈紆着的問題。

此页空白

## 到游藝園去

「喂，你那兒熊宅啊，我找熊太太說話。」

綠紗窗外的電話機「砸砸砸」的砸完了，烏兒歌唱一般的聲調從那兒透入客廳裏一位來客老邱的耳膜。他如着了魔，全部的靈魂都被攝去，停止了一切的思慮，忘記了所有要和主人說的話，祇輕輕的潛移他的軀體，癡呆的欣賞着紗窗外的美景。大概他來訪謁的動機就純然爲的這一手。

「握着傳聲機的那箇，手多白嫩，時髦的短袖，還襯着細緻的花邊！」「臉子，嘴唇，……唉，電話機真幸福！」「其餘的幾箇也還罷了，總而言之，活潑美麗，S女校的比 Higher Normal School 的那些老太婆強遠了。」「她們爲什麼臉上罩着愁容，頭髮蓬鬆的那

箇，臉爲什麼那般蒼白，軟弱到要人扶着？」「喲，扶着的那箇臉子雖是太白一點，但輪廓比誰都整齊，懨懨的低着頭，雖在病愁的狀態裏，卻愈顯出出水池荷的姿態。她們用體貼的溫語勸慰她，許是她得了家庭的噩耗，於今是一箇百無依靠的孤女了。如果這樣，她定需要幫助的，那末……」

他想到「那末……」羞恥在意識線裏反攻，於是心腔一跳，兩目使力的在被扶着的那箇的臉上一射，然後轉過一箇莊嚴的臉對着主人，但不久竟維持不住那莊嚴，張起額上的裂紋，俯着身子笑對主人低語：

『老馮，在女學校辦事真不錯，你怕有了不少的豔遇吧！』

『說那裏話！』

『噯，有人扶着的那箇是誰？』

『熊藻如。』

『她爲什麼要人扶着？』

『爲了欠學膳費太多，她哥哥雖則賺七八百塊錢一箇月，但他是前娘生的，她是後娘生的，得不到一點幫助，簡直急得吐血，唉，於今的世界，有志氣的偏又……』

『學校不能通融嗎？』

『那怎能，學生們替她向校長要求過幾次，你想這箇例一開，學校裏的苦學生就會多起來的。校長當然不答應，但將她逼出了很危險的病，卻情願替她出醫藥費的。現在大概病好了許多，打電話給她母親吧！』老馮莊嚴的答，眼光炯炯的偵察着老邱。

『可憐，沒有人幫助的女子的確很可憐，沒有志氣的說不定就此墮落呢！她結了婚沒有？』老邱煩恬着慈悲話，抱着無限的真實的希望探聽這緊要的消息。

『聽說還沒結婚。至於墮落，照她平日的行止舉動看來，似乎不至到那田步。』

『那末，她到是箇可造之資了。老馮，這樣的女子，如果真少了錢，我到很願意津貼……』

哈哈！哈哈！老邱口還咽着餘音，眼已迫不及待的向窗外瞟了好幾眼。

『我到很願意津貼！去年七月，你家裏剛匯給你四百塊錢，C君向你借三五元治

痢疾，你說早花完了，勉強的尋件舊棉袍給他去當，他還是你七八年的老友！」馮低頭默然，追溯往事。

「到我家裏去坐坐嗎？老馮，我家裏寄來了鹹魚臘肉，蒸得透熟的，下酒是再好沒有。今天我特地來請你的，最好現在就同去吧！」老邱起身，殷勤的用手推老馮。

是午後四時半的辰光，校務業已完畢，室內的靜寂與鎮日的疲勞，實在令人難耐，加之久別的故鄉的鹹魚、臘肉的芬芳，似在老馮的鼻前薰蒸，他終於將鄙視老邱的意念屏去，被誘的跟着老邱走了。

他倆在街旁的行人小道上漫踱着，交談着。和風微拂，爽氣怡人，穿梭般的洋車，載着豔粧的美女一乘一乘的向游藝園的方向飛奔，僅遺留下陣陣的濃香，在他們的鼻腔裏盪漾。濃香浸透了老邱的心田，麻醉了老邱的肢體，他滿面堆着笑容，遙遙的目送着美人們的倩影，不禁眼光在街頭來回的橫掃，脚在地上一蹬，口裏衝出新發明的調子：

「這樣的好貨，一車一車的在我們後面溜過，信都不把一箇媽的，巴圖魯，追——哈！



哈哈！說着，那滋養料過賸的肉胚還裝腔做勢的向前竄了好幾步。

老馮冷笑的瞧着他出神，他是S女校的學監，無論何時何地祇維持着自己那莊嚴的神像。老邱是他少年時的同學，談諧慣了，輕浮慣了，而且常常藉着自己的金錢的力量滿足自己一切的慾求。但這並不關別人的事，他如何肯干涉他，他不附和着就是了。

經過曲折而擾攘的街衢，老邱到了家了。妻臥病在牀，便自己來招待老馮。在內室喧騰着的痛楚呻吟聲裏，他們暢呷起「白玫瑰」，鹹魚，臘肉互相的「你請，你請。」

「怎麼，嫂子病了嗎？」

「噯，她是時常病的。」

「請大夫瞧了沒？」

「沒有，瞧了沒有用，她是老病，徒然多花錢。」

「這不能大意，還是送進醫院去看看吧，叫喊得不令人難過嗎？」

「……………」

『不必管她，咱們呷酒吧……老馮，我明年就畢業了，畢業後想留一留美，但是沒有相當的女同志同去。如果有女同志同去，我很願意津貼，家裏每年可供給七八千塊錢，七八千塊錢我想兩箇人在美國夠花的。』

『嫂子不可以同去嗎？何必另外去找女伴呢？』

『唉，你不知道。』老邱呷了一口酒，抽了一聲氣，『她多病，不能生育，也不願到外國。就是願去，那有什麼用，祇在高小畢過業！講給你聽吧，我是兼祧的，我父親答應我再娶一箇老婆，但是那里找得相當的呀！』他頹喪的慘笑着，箝了一塊肉狂啖起來，那肉就同掛在獸的門齒上，連接又偏着頭湊近老馮，毫不顧慮的迸出他的真心話：『噫，姓熊的那箇我到是很願意幫助她同我一道出洋，你可以介紹嗎？這是一句玩話，哈哈！』

『我怎麼好介紹！像你這樣的有錢，又在大學三年級讀書，你自己去信徵求同意，還有不馬到成功的嗎？』老馮用滑稽的語句回復他。

五天後，S女校的校長室擠滿了女生，裏面起了一陣喧鬧。校長拿出一封撕破了的信，走到辦公室向教職員詢問，追究寫那信的人有沒有誰認識。老馮正在臥室陪客，沒知道這意外的風潮，等送客時，偶然在辦公室的桌上見了信，末尾署着老邱的名字，他的心上似乎壓了冰塊一般。他不料老邱真的伸出銳利的鷹爪，攫取那悲愁的小鳥兒。前次那句「你自己去信徵求同意」原是一句譏諷的玩話，難道真以為「這樣的有錢，又在大學三年級讀書」便可免強着一箇在悲哀中的渺乎小哉的中學女子，去愛他嗎？老邱真蠢得發瘋。然而老邱固然是那麼一箇老邱，狂波的掀起，畢竟是由他那句不檢點的話。這秘密既經暴露了，他會被判決是罪犯的夥伴，壁壘森嚴的S女校還會給他那下賤之流佔一席之地嗎？他膽悸的退到臥室，搜首蹬脚的蹣跚着，事情穿了泡，「學監」會起動搖，初放的鮮花般的事業給惡獸踐踏着了，「少年老成」的令譽，長留了污點。他不斷的在心裏責罵老邱，責罵自己，但同時也籌劃着應變的方法。

不久，校長拿着破信走到馮的臥室。

「馮先生，邱之民你認識嗎？」

「我認識的，幹嗎？」

「幹嗎呀，發生問題了，你看信。」

校長將破信一塊塊貼在桌上，老馮裝出鎮靜的神情看下去：

藻如女士：

昨奉燕緘，未蒙賜答，甚悵！貴體邇日何似？時切懸懸！處此經濟制度之下，惟有同情之援助可拼萬難，前書已略陳鄙見，盼毋見拒，以大有爲之身徇之憂苦。僕無狀，敢以赤忱徵求女士同意，光明磊落不畏人言，區區之忱幸勿過拂，並希賜復爲感。敬頌

平安！

G L 大學三年級邱之民 九月五日

「熊」如也接了一封邱之民的信，她憤怒的扯了。不料今天又是一封。她說她的窮困不關別人的事，而且窮苦的情形祇有我知道，剛才逼我查出寫信的人來。你看麻煩不她的情形邱之民如何知道的啦？」

「……呵，我想起來了，可笑，可笑！前幾天，他到這兒來的時候，熊藻如正在窗外打電話，他看見了就問我無意的就將情形告訴他了。這傢伙真糊塗，竟鬧出這樣的笑話！緩天我要警告他去。」

「好，你緩天去告訴他，叫他以後不要寫信，少到這兒來的好。以後，學校裏的事你也少和外人講，免得生出麻煩。你不知道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啊！」

老馮連應了幾箇「是」，仗着素日一點信任，於是就這樣將風波平息下去，被恐懼壓着的身體輕鬆了許多，但是喜怒在腦海激盪，他不等課畢就去訪老邱。

「上次說得玩的，你真的接二連三的寫信給熊藻如，這如何使得！姓熊的雖是窮，性情卻很高傲激烈，她把第一封信扯了，拿着第二封信向校長追究寫信的人，幾乎拖累了。我請你以後……」

「你真是，這是互助，光明磊落的，怕什麼！咱們別談這箇了，到遊藝園去吧！」老邱不高興的說着，那時他預備出門，臉上已擦好了雪花膏，身上穿了一身嶄新的洋服，光亮的

皮靴踏在地上吱吱的叫，送馮出了門。

『游藝園去吧？』老邱應酬的問。

『不去。』老馮爽直的答。

『真不去，那就不客氣了！』老邱說着，跳上門外的一乘漂亮的洋車，鐺鐺的響了一陣，他在遠處的飛揚的塵土中飄逝了。

『在游藝園，或者你會找到不少留美的女同志吧！』老馮在歸途悵惘的這般想。

## 軍 事

戰雲迷漫，S市的春風依舊溫柔的薰得人懶懶的，連骨頭都酸軟。陳太太的午覺已經挺過了，再睡又睡不着，偏生常來又麻雀的二奶奶竟自幾天缺席，於是她的沉悶的腦袋裏忽然閃出箇「到新世界去」來；雖則她老人家已上了四十五的年紀，又兼着勞心家務，對於這事是久已灰心了，然而每月還勉強去三兩次的。

慣伏於她監督之下的供職鐵路局的姪兒閣森，那天正值夜班，午餐後，躺在牀上本擬熟睡半天，無意中在丫頭桂香口裏探聽出嬌嬌要出門的消息，一種不可遏抑的幻潮乘機浸入他那把持不住的心城，他在牀頭輾轉了一會又興奮的跳下牀，披着長袍馬褂在室內徘徊，獨自微笑，微笑後又轉入沉思。

他從嬌嬌下牀時起，心縈紆在她的左右；默祝她，不必麻煩的對鏡整理那稀疏斑白的雲鬢；咀罵她用許多鉛粉去填平鷄皮臉上的裂痕是徒勞無益的事；揀選時髦花紋的衣裙更是多此一舉；要出門就放爽快點！鈔票銅子裝入皮匣子裏就得，反正大權在握，還仔細的檢查數目幹嗎？他正想得入神，「桂香，叫車去。」的呼喚和一片下樓的脚步聲暫時段落了他這一路的思潮。他甜津津的打開房門，注視桂香的走過，而且等着她叫車回來又從路門閃過後，才關了門，心弦又按着樓上的腳步聲在振彈，推測嬌嬌在衣鏡前打旋轉，匆忙的東摸一下西扯一把的在檢點室內的一切。嬌嬌下樓了，桂香在後跟着，一種恐懼逼來，他即刻正襟危坐，預備對付嬌嬌推門進來時的盤問。

陳太太在閣森的門口走過，果然回頭望了桂香一眼，轉身來推閣森的門。

「你沒有到局裏去啊！又是夜班嗎，閣森？」她出乎意料的忽見閣森，臉上突現出不安的神色。

「什麼夜班，歇一會就要去的。」閣森一瞥嬌嬌那麼豔麗的打扮，知道她有正事出



門，不似三兩點鐘能回家的模樣。他立即堆了一副正經的顏色，就這樣回覆了。她沒回話，直往前走，閻森在門口咬牙切齒的目送。她走出門，左脚剛踏着車板，對門屋檐下一位後生牽動了她的注意。她似在戎馬倉皇之中，孤軍陷入重圍了，左衝右突的應戰，眼光射了那後生一下，又回轉來釘住站在門口的桂香。

『緊貼在門口幹嗎？外面有什麼好看的，還不趕快死進去，把桂圓湯加點水！等會兒燒焦了，看我晚邊上回來討你的狗命。』

她瞧着桂香紅了臉，低了頭，轉身進去，關了門，才把右脚移上車去，雖則望着姪兒尚未出門，放心不下，然而爲着自身的享樂，終於暫時放棄監督他們的業務，坐着洋車，風馳電掣的去了。

桂香進來之後，一擡頭，她的視線和站在房門口的閻森的視線相交了。他正用非常的神態看她，研究她的全體，富於表情的眉目，隱藏着無名的焦急。當她走近他時，他擦着手，涎着臉，像是自語的說：

『老厭物也有出門的時候，我的天！二小姐在家嗎，桂香？』

『飯碗一丟就出門啦！』桂香漫不經意的回答，直上樓去，爲了性命的關係，趕緊去加桂圓湯。太太在家時，固然應該一股正經，若是不在啊，那是更當小心翼翼的！她以爲。

閻森滿想趁此良辰，用那麼的姿態，那麼動聽而新奇的語句逗她，和她瞎纏，漸漸的入港，然後加以猛擊。他以爲起首這一開花彈中了要害，大功便成，誰知她頭都不回，直上樓去，開花彈竟同落到泥濘裏一般，泡影全無，他祇得目光遙送，口空咽着唾沫，等她的倩影完全離別了他的眼簾，他才啞然的退入臥室。他那時忽然覺着自己的臥室分外的荒涼，有如郊外大戰後的荒涼，在這荒涼愁慘的境地裏，他發現自己這死屍，橫陳在血跡模糊的硬土似的木牀上，不堪的岑寂中，祇有嬌嬌盤問的餘音猶在耳中掃蕩，霎時的衝動，所有的希望，都煙消雲散了。

不過，他一念到這半日消磨之難，嬌嬌出門的機會之難得，與乎桂香之嬌嫩可人，已

息的火又在復燃，一雙探海燈似的眼睛時時把守房門空處，生怕桂香又像輕煙般在門前飄逝；把守了許久，始閉了雙目，「煎熬下去」和「不妨嘗試一次」的念頭在腦門激戰，心的跳動和樓上的響聲刻刻關聯着，應和着，幻想愈是甜密，房門口一帶愈是把守得緊。他摸摸頭，頭很發熱；撫撫心，心在衝搗；下床彳亍了一會又在窗口探望，無疑的，婦婦無影無蹤獨自享樂去了；潛神默聽，樓上渺無音息。許是她正同他一樣，在縈思着自己，在需求而且煩惱着自己吧！

「她早已到了明白人事的芳齡，那麼玲瓏活潑的心地，難道絕無方法使她領悟此中的玄妙？」「一次，祇一次，誰能查出破綻來！」「她不能爲着太太，就犧牲自己的青春，連一次都不肯吧！」「樓上樓下，祇有她，祇有我，唉，倒是一箇機會啊！」「我是……她是……這還有問題？這還不能自如的操縱！」「桂香真蠢！太太，管她，她那麼大的歲數兒還……反正男女就是那麼一回事。」

閻森想明白了，堅決了自己的心，走出房門，堂堂皇皇的逕上樓去，不知怎樣，腳剛踏

着樓梯，又縮回來，沮喪的退回臥室，等第二次努力的穩定了那意念，排除了一切的羞怯，才放膽穿雲插霧似的跳到嬌嬌的門口。他如到了禁地，摹拜神廟，恭恭敬敬的站着不動，嬌嬌戒嚴時的況味，重溫一回，他打了箇寒噤，幾乎又要退下樓了，幸而桂香望了他一眼，這算是給了他一箇響應，才將他留住。

站在房門口有什麼用，桂香除了一望之外，仍然蹲在樓板上照料桂圓湯，慢慢進行吧，樓下偏有些輕微的響動，冥冥中似有人在偵察，到處隱伏着嬌嬌，二妹時時可以回家的危機，他憤極，幾乎要將性命拚了，奮然的走進去，在桂香身上跨過，腿故意在她身上磨了一下，她不自安的瞧着他。

『要什麼，閣少爺？』

這是箇極難回答的問題，不能冒失，閣森祇得這麼着：

『我要……我要……賊，太太到什麼地方去了啊？』

『新世界』

『二小姐呢！』

『不知道。』

『那末，家裏祇有我們倆啦！』

『……………』桂香沒回話，苦笑又紅着臉低下頭去。

「紅了臉，又笑了，又低了頭，哼，她明白了，明白了怎麼辦？……說不定這時會闖進了誰，放棄了吧！如果她真肯……我不……那就他媽的枉費了一場心血，逃跑了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往後就不必什麼啦！可是……可是……」

閻森想來想去，瞻前顧後，癡呆着，心慌了而且發顫，發顫的結果，仍然迸出無意識的循環的語句。

『太太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啊，桂香？』

桂香兩目晶明透亮的望他，完全明白她正需要自己。陽光照在壁上的太太的照像上，反射入她的眼簾，她忸怩了，畏縮了，漸漸的要遁逃。這嚴重的形勢逼着閻森先開了腳

步下了樓。他悻悻的關了房門，脫了衣服，蒙着被睡了，在被裏他恨婦嬖，恨桂香，恨自己，恨世間的一切。他想就此屏除雜念熟睡一陣，可是越睡越醒，越醒越想，越想越不能自治了，漸漸的探出頭來，牀邊的小凳上的武則天，紅樓夢，東周列國志等的小說，都在有興致的地方照着摺頁揭開，攤在枕邊瀏覽，總和這些有趣的材料和自己的幻想，精細的印證。他俯着身體顫動，漸漸抱着被了，抱了一陣，覺着不能得到安慰，忽又將被推開，不顧一切的叫喊：

『桂香，桂香，桂香。』

『來啦，來啦，就來啦……什麼事，閹少爺？』桂香一路應着下樓，走進閹森的臥室。

『給我打洗腳水。』

『少爺不是下午要到局裏去嗎？是時候了，還洗什麼腳！』

『局裏去！那是騙太太的。今天是夜班，嘿……嘿……嘿……夜。班。』

閹森高興了，吆五喝六的支使桂香，異樣的微笑浮在臉上，想藉此堂皇的支使掩飾

自己的醜態，他已變更戰略了。他的工作務在這紛紜的支使中入手，他的目的，務在和她接近的機會極多時達到。如果仍歸失敗，就痛痛快快的使她奔波一頓辛勞一頓也值得，就這樣報復她，泄了自己一肚子的悶氣也值得。

水，打來了。擦脚布等，預備了。閻森坐在牀沿，兩脚一伸，觸着桂香的膝，『給我脫襪子。』襪子在桂香戰慄驚惶中脫了。『給我洗。』他的脚在桂香羞慚時洗淨了，但這於他沒有絲毫的裨益。他將桂香的手拉開，自己擦了一陣，但是更無味了，又將她的手仍然拉回來，終於叫她洗完功。又叫她收拾房間，預備茶煙，這樣那樣，在冗雜的使喚中，他很用了些功夫，使着她的臉上漸漸表現出和他同樣的焦急，各人的心坎中爆發了同樣的火花。

『整理好了嗎？我要睡了，把房門向裏面鎖好，你再出去。』

『向裏面鎖好我再出去！那不是仍然沒有落鎖嗎？』她說着，羞答答的笑了。

『你別管，鎖好了，要開要關，我爲的是怕風。』

門，真的鎖了。

『來，給我蓋被，我有些怕冷。你不怕冷嗎？』閣森筆直的躺着，真的冷得發顫。

『我不怕冷。』桂香答着，跪在牀沿，給他蓋被。

『外邊就這樣行了，裏邊再給我按緊一點。』

桂香俯着身子去按裏邊的被，冷不防被裏兩支異軍突起，她被包圍。奇怪，那時閣森一點都不覺着冷，被推開在一邊。

五點鐘後，陳太太由新世界盡興而歸，在樓上的臥室吸煙。閣森穿着長袍馬褂由大門外走進來，上了樓，照例的在嬌嬌的房門口站了一站，手裏還握着灰呢帽。

『你剛由局裏回來啊，閣森？』

『哼，剛由局裏回來，軍事緊急，晚上還得去。』



## 慇 惠

端陽節前半箇月的一晚，裕豐的老闆馮郁益跟店倌禱寶在店裏對坐呷酒。

『郁益爹，旁大說下倉坡東邊政屏家有對肉豬，每隻有百三十來往斤，我想明日去看看；端陽快了，肉是一定比客年消得多，十六七隻豬怕還不肯。』禱寶拱了一口堆花，酒在賬臺上抓了一把小花片（糖）向老闆告了奮勇後，兩隻小花邊接連飛進了口。

『嗯，你去看看，中意就買來；把價錢講好，留在那兒多餵幾天更好，這裏豬樓太小，難尋豬菜。』郁益安閒的說，忽然想起舊事，又懶洋洋的關照着：『你去了第一要過細些，莫手續不清，明日又來唱枷絆，翻門坎。他屋裏的牛七是頂無聊的傢伙，隨是什麼，愛尋縫

眼的。」

「那怕什麼，凡事離不了一箇理，不違理，就是牛八雅奈我不何！」禱寶滿不在乎。

牛七是錫鎮團轉七八里有數的人物；哥哥四爺會八股，在清朝算得個半邊「舉人」，雖說秀才落第，那是祖上墳脈所出，並不關學問的事，祇是老沒碰得年頭好，在家教十把箇學生子的幼學三字經，有空雅愛管點閑事；老弟畢過京師大學的業，親朋戚友家與乎宗祠家廟裏，還掛起他的「舉人」匾；姪兒出東洋，兒女們讀洋書的，不瞞人，硬有一大串。這些都是牛七畢生的榮幸，況且羅筐大的字，他認識了好幾擔，光緒年間又花錢到手箇「貢士」，府上又有錢，鄉下人誰趕得上他偉大！他不屑靠「貢士」在外賺衣食，祇努力在鄉下經營打官司嘍，跟人擡槓嘍，稱長鼻子嘍，鬧得呵喝西天，名聞四海。他雅饒過蠶，熬過酒，但都是冒得一眼經驗，憑着一鼓蠻勁去亂《么》，每年總是虧大本，沒得「打官司」，「擡槓」那樣的成績好。他的身胚很高大，大肚皮水牛一般的，在文質彬彬的兄弟裏，他真是走了種的蠻。他的排行是第七，人們便派他一箇「牛七」。他膽量很大，又學會了刀，

叉，拳棍的武藝，黑夜裏聽見屋前後有響動，一箇人敢拿短棍入山趕強盜。有一年清鄉委員下了鄉，還幾乎挨了他的做。橫衝直撞，那裏找得到對手；牛眼睛釘住了誰，誰就得小心些；若不幸闖在他手裏，就同黏了油漆樣，弄不清爽。他那黑漆的臉又油晃晃的，顧名思義，雅有尊他「油漆」的。但「油」與「牛」，厲害很懸殊，因而尊他「牛七」的畢竟佔了勢力。

禮寶洋腔海自慣了，生意經他知道點巧妙，是非場裏可沒得他的份。他相信老闖爺益的大哥原拔抵得牛七的四爺；二哥雪河而且牛七頂怕的，而且他家裏雅有人掛過「舉人」匾；尤其雪河爲人剛直，發起脾氣來，連年尊派大的活祖宗雅罵的。有一年牛七衝撞了他，託族叔枚五老信到裕豐放鞭爆賠禮，雪河叫細人子把鞭爆踏滅，跳起腳，拍桌子罵：「枚五爺，你書由屁眼裏讀進去的啊？這事由你放鞭爆就了啦嗎？好不糞漲！」枚五老信給姪孫罵了一頓，垂頭喪氣，出門投族人，要開祠堂門整頓家規，但是，空的，蛆婆子拱磨子不起，還是由牛七親自送禮賠罪了事。雪河在省裏教過多年洋學堂的書，縣裏是跑

茅廁一樣，見官從來不下跪的，而且在堂上說上幾句話，可使縣太爺拍戒方，嚇得對方的紳士先生體面人跪得出汗，他還怕誰！這在谿鎮的婦孺都知道，背地稱他雪豹子。牛七祇蠻在鄉下碌的人，撞了他，不是小蛾子撲燈火，裕豐有這樣的聲勢，禧寶那有「牛七」在眼裏。

翌日早餐後，禧寶換了件白褂，赤腳上加了一雙襪，扣在褲腰帶上的牛骨頭煙盒子也取下裝一滿盒條絲煙，找了一把黑摺扇往頸子上的衣裏一插，搵着洋傘，出門邀旁大到下倉坡買豬去。

下倉坡是述芳政屏兩兄弟的產業。他侄（他們）保管不住，不能不找主兒。牛七是他侄的從堂兄弟，本有承受的優先權，但他那幾年事事不順手，於是述芳將下倉坡的西邊，連屋帶田賣了一半給裕豐，現在歸原拔經理着。賣祖產，就是賣祖宗，這在谿鎮人認爲是奇恥。牛七瞧着述芳兄弟許多人拖拖踏踏擠在下倉坡東邊住着，對東邊的祖產真有喪了考妣一般的悲哀。

「你屋裏么成了這箇樣子，以後真不好辦！蠻好的祖產，輕鬆的送掉，真碰得鬼，我看你，述芳！你想想，當年驩四公創業如何的艱難苦楚，到了你們手裏，就風吹落業樣凋零下來，再空兩年，怕連東邊也靠不住。將來我看你遷都遷到哪裏去？」牛七這樣說，述芳雅不願將一口悶氣從屁眼裏撒出去，仗着牛七和政屏二娘子的娘家那一霸人物爲後盾，於是信了牛七的主張，在賣給裕豐的一邱田的那一頭耕種起來，原拔質問所得的回答是：「媽媽的，我耕我的田，礙着誰的祖墳啊？」裕豐的雪豹子知道了，拍桌子罵牛七。因爲原拔自從搬到下倉坡，家裏常常鬧鬼，黑夜裏有石子飛進窗，裕豐就鬧賊，這是牛七的鬼，雪河早就有耳聞，於是他派人警告述芳。述芳蠻不講理，到許起七日七夜的朝天懺，說裕豐欺他，人不知道，天知道。族長貢老爹知道什麼葫蘆裝什麼藥，牛同豹子會有一架打，於是邀人出來和，哼，白忙了幾天，貢老爹縮了頸根，其餘沒面子的白菜鬼誰來管這閒事！於是雪河在縣裏告了一狀。述芳沒料到要見官，逃了。河雪又一稟帖，加了述芳箇「恃勢凌人，畏虧逃審」的大罪，在縣署請動了四差八票下了鄉，尋到孟蘭會上，將述芳抓了去禍。

是牛七闖出來的，就是千斤的磨子，不能不硬着背，祇得聯合劣紳，上堂抗辯。雪河斬釘截鐵的幾句話，縣官就戒方一拍，牛七隨着「跪下」的命令，伏在地下，半句屁都不敢放。那場官司，牛七掉了「貢士」，述芳捱了四百屁股，還坐了一箇多月的牢，救出來後，就一病登了鬼籍。這是牛七一世不會忘記的，而禧寶卻忘記了，即令禧寶不忘記，但是裕豐這樣的勝利，恐怕更使他沒有「牛七」在眼裏，況且他是跟政屏買豬，這關牛七的鳥事？

二

買豬，禧寶是老手，政屏自然不過他。譬如人家一注牛頭對馬尾的生意，有他在中間，誦誦，沒得不服服貼貼成功的。好比一樓豬，他祇在樓邊吼幾聲，揮幾鞭，那些貨就從他那豬腰子眼睛裏刻定了身價；大肚皮的那隻分量多少；白頸根的油頭如何；黑尾巴的喫路太差；那怕那些貨餵過隔夜糧，又磅過斤兩，雅逃不過他的神謀聖算。他人和氣到還在，次唯一他那嘴啊，隨便放句什麼屁，都像麻辣子雞樣塞在人家家口裏，又厲害，又討人歡喜。平常到是跟政屏還講得來。他一進政屏的門，就搬出他那生意場中的口白：

『嘿，政二哥，發財發財。一向不見啦，兩公婆都好吧？』

『好，好，你自己好！』

『這晌如何不到店裏來，捨不得二嫂吧？哈哈！店裏正熬酒呢，你來，我准爲四兩堆花的菜。』禧寶嘻皮笑臉的說，伸出四箇指頭在政屏前打了箇照面。

『有酒呷，好的！明後天許來秤肉。』政屏很歡喜。

『今年府上餵些什麼寶樓？我看看去。』禧寶說着，政屏領他進去看豬。

『賣吧，這對貨？』禧寶在樓邊吼幾聲，拍幾下，試探着問。

『箇邊子來了，賣是要賣的，但是有許多人來看過，都是價錢講不好，吳桂和出了五十塊，中費歸他出，我沒答應，至少要五十五六。』政屏表示賣意，順勢吹了幾口牛皮。

『政二哥真厲害，這對貨四十塊賣得掉算氣運，你還想五十五六，做夢！』禧寶用先聲奪人的語句，直往「五十五六」上壓。

『五十六末，雅要看什麼貨啊！』旁大湊着說，『到火房裏來談吧！』於是三人走進

## 火房。

牛七的野貓脚是常在政屏家走動的。他自從跟豹子交過手，掉了「貢士」後，他到政屏家，最愛走後門；那裏有茂林修竹，是僻靜的地方。這天，他走進政屏的後門，聽見火房裏有禧寶的聲音，他怔了一怔，點點頭，悄悄地踱到窗外去窺聽。「禧寶之來是什麼壞勾當，政屏不經他的同意，擅自跟這壞蹄子幹什麼！」他急切要探出箇實在。他由窗紙破處瞧見政屏在桌上拐着水煙袋，取了插在爐邊的火筷，箝着火炭，又將火筷夾入拿煙袋的手指縫裏，騰出右手來擦一擦煙袋嘴，才伸出指頭到煙筒裏去掏煙。煙筒是空的，即刻就起身，於是牛七的頭避開了。

『不必去拿了，我自己有煙。』這是禧寶的聲音，這聲音又將牛七的頭引回來。禧寶雙手接着政屏的煙筒和火筷，取下褲腰帶上的煙盒，上了煙，引火抽着。政屏睜眼凝視空中繚繞的煙，有時還釘住地上的煙屁股。牛七扳起油漆的臉，眉毛繃着，似乎有誰欠了他的錢不還的神情，「若是政屏還暗中呼吸禧寶那腐屍噴出來的臭煙味，那真是下流透



了頂，可恨二娘子還泡了茶一杯杯分遞，禧寶配接她的茶嗎？牛七似乎有些看不上眼，心裏在咒罵。

一刻子，政屏竟公然抽起禧寶的條絲煙來了。條絲煙，在政屏家是稀罕的寶貝。他生怕孤負黃生生的煙，抽出半年難洗一次的煙斗，用小棍子通了幾通，將周圍凝結的黑黃色膠汁往自己的赤脚上一揩，隨即裝煙抽着，一口長氣，連兩頰都吸進去半寸深，煙如進了鑼，沒一點糟蹋的，過足了癮才遞給旁大。「禧寶的和氣，堆花，條絲煙」連連的在他的心裏打轉，樓裏的那對貨，無形中已輕輕的減了價，如果禧寶誠心買的話，然而在窗外牛七的腦裏，卻是「政屏那一世沒吸過絲煙的醜態」。「禧寶那鬼臉，那刁滑，那可惡的語調，總而言之，處處討嫌得要死。」裕豐那麼興盛，他媽的禧寶還孝順他，豬賣給他真得十倍的價錢才行。」

「這對貨是真的要賣嗎？如果真的要賣，那我真不敢向你開口。政二哥，我買，你總讓點，再開箇實在價吧！」禧寶正式開口了。

「怎麼不賣！你不是別人，讓是要讓一點的，祇是……」政屏在桌上摸了一箇算盤，在算盤的橫木上扒了一顆子，又在橫木下偏右的一行扒了一箇「二」，交把旁大，一面將口裏含着的「不到這裏不成」吐出來，旁大看了，遞給禧寶。

「什麼，政二哥雅真是……，還是這箇價錢，那有什麼講頭，就是過秤，雅跟價錢差得太遠啦。那隻大的連毛不過一百二十四五斤！」禧寶說着，掉轉頭，正伸長頸子在窺聽的牛七的頭，於是猛然的又縮了。

「兩邊都喫點虧吧！」旁大擅自在算盤上扒了一箇「四」，一箇「二」，給禧寶看，禧寶接連說了幾箇「這不行」，可是算盤已到了政屏的跟前，政屏囉囉了半天，才在算盤上扒了箇「四」，扒了箇「八」，幾箇「再少就吹了」連翻套似的出了他的口，算盤同時又到了禧寶的跟前，這樣的來回三四次，結果是禧寶袖子一勒，坐了箇騎馬裝，一手叉腰，一手劈空氣，用勁的說：

「當面的鑼，對面的鼓，我俚打開窗戶說亮話，政二哥，你是三兩塊錢不在乎，我出價

雅實在不算少。一句話，買賣成不成在你四——十——五——塊——錢你願意我俚就空幾天來趕豬，不願意，我俚就對不起，在府上打擾太久——啦——」禧寶本沒講完，眼釘着政屏，站起來，口仍然張着探形勢，等回話。旁大雅起身，裝出要走的神氣，形勢很嚴重，政屏似乎已屈服，很爲難的苦笑着說：

『這樣，我就太喫虧了。你們真厲害！』

『好啦，好啦，話就講到這裏止，政二哥，過幾天來趕豬就是恭喜恭喜，兩邊如意，我俚走了吧！』旁大兩邊作揖，政屏起身預備送客，窗外的那位客，咬緊牙關，一溜煙的早兩步走了。

五天後，禧寶到政屏家趕豬，政屏不在家，關照了二娘子說過幾天送豬錢來，隨即將豬趕走，又空兩天，那豬肉已裝進了人們的肚皮。

三

爲着這事，一天，牛七起了箇絕早，跑到政屏家，在豬樓邊張望了一下。

『爲什麼這樣早，七哥？』政屏有點驚異。

『不爲什麼……喂，你的豬賣啦？』

『呃，禧寶買去了。』

『啊，禧寶買去啦！多少錢？』

『四十五塊錢。』

『啊，四十五？祇賣四十五啊！錢付清了嗎？不賣把張三，不賣把李四，單單賣把禧寶！禧寶的錢好些……你賣把范泰和何如？他會少給你的錢？』

『禧寶同旁大來，講了半天，不好意思不賣把他，我願是不大願意。趕豬的那天我雅沒在家，聽說豬趕去不久就殺了，錢是一箇還沒到手。』政屏爲積威之所怯，見牛七問得奇怪，敷衍着說。

『既然你不願意，他俚如何趁你不在家就把豬趕去殺了呢？錢還一箇都沒有到手，有這樣強梁！當初你如何跟他講的？』牛七假意的盤問。

『那天，我逼住了，他俚祇肯出四十五，我說這樣我就太喫虧了，後來雅沒說不肯，旁大就兩邊拱手道喜，說空幾天來趕豬，隨即就走了。』

『那就有大戲唱啦！這件事你硬可以講沒答應他俚。人不在家，膽敢把豬趕去殺了就是，把你當什麼東西！事情沒得這樣痛快！生米煮成熟飯啦！政屏，禧寶送豬錢來的時候，難爲他一下，硬要活豬還原，隨他是多少錢不要答應政屏，這是箇頂好的岔子！我看裕豐有好厲害：娘賣勺一的！』

『看着，今天初六，明天初七……端陽快了，現在還不到手錢……七哥，裕豐不裕豐，豬是禧寶買去的，如何好奈何裕豐！況且從前喫過裕豐一回虧，現在何必……』

『裕豐怎麼樣，禧寶怎麼樣，禧寶買就是裕豐買，你當禧寶是好東西，他專會鑽裕豐的狗洞，不管他是誰，我都要請他結結實實上老子一回當。娘賣勺一的！從前的事，不必講得，鴨婆子進秧田，來往有數，於今送肉上釘板，還不砍他箇稀爛政屏，你不聽雅隨你的便，以後，你屋裏的事就不必來問我啦！』牛七跟政屏賭氣，「你屋裏的事，」就是政屏每年

少飯穀，少不得拿錢到牛七家去糴，政屏那敢開罪他！

「不是這樣講，七哥，我單怕是脚伸出去收不回，又是一交絆倒山礪脚下爬不起。七哥既肯替我出主意，我還有箇不好的？」

「那麼，這樣，政屏，我是無論什麼事，沒得不衛護你的。禮寶送豬錢來的時候，你硬說從前沒答應賣豬給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死人要活豬還原，沒得活豬還原，跟他拚了。隔壁原拔仔子同裕豐是一家，叫二娘子死到他家裏去。」牛七剛斷的替政屏出了箇好主意，又睜着眼睛湊近政屏的耳邊。『原拔仔子不到這邊來的吧？』政屏答聲『不來的，從來不來的。』於是牛七放膽的解釋那主意的內容：『政屏，「要活豬還原，」這不過是一句話，「要二娘子去死，」雅不過是小題大作，裝裝樣子。我的意思是跟他俚鬧翻了，二娘子就悄悄的到隔壁去上吊。你們即刻在外頭喊「尋人，」並且警告原拔，事情是爲他俚起的，他俚當然會尋人。人既然在他家裏，他自然要負責。你屋裏有我作主，你就趕快把信二娘子的娘家蔣家村，叫幾十箇打手上他俚的門，祇要一聲喊，就够把原拔裕豐嚇倒的。將

來人是好生生的，就敲點錢算了。如果人真的死了，那就更好辦！牛七說到這裏，頓住了，在腿上拍了一下。『政屏，裕豐有的是田莊屋宇，哼哼，叫他俚領教領教我七爹的厲害！』牛七抿着嘴，保持着盛氣，腿上又捶了一下。『雪河仔子在省裏，三五天之內，料雅沒得誰敢跟我作對。』牛七依然是抿着嘴，扳起臉，牛眼睛睜得酒杯一樣大，在室內橫掃；政屏祇有「是」的應聲。祇是這主意決定了以後，二娘子關着房門痛哭了一場。

#### 四

『嘿，政二哥，老等你來拿錢，牌子真大，一定要人送上門！』禧寶一進門就搬出他那油滑的老調。政屏裝做沒看見，低了頭，扳起面孔，預備發作，半天才心一橫的答：

『什麼話，我並沒答應賣豬把你，請你仍然趕回來。』

『豬早就殺了，今天送錢來。你要仍然趕回來，你到那些人的肚子裏要去。』

『啊，殺啦？不同我商量好就趕去殺啦？不行，我要活豬還原。』

『要活豬還原有的，政二哥，這晌買進來不少啦，嘿，嘿，你要那一隻就那一隻，加

倍賠你的錢雅行。」禧寶仍然嘻皮笑臉的跟他纏。

『放你娘的屁，你跟你爺老子弄幌子，狗入的，沒得活豬還原沒得好收場。放仔細些，我告你。』政屏鼓着勇氣說完幾句破臉的話，幾步衝到妻子房裏不見面。

『哎呀，政二哥動氣啦！這何必呢？無緣無故的，這何必呢？』禧寶朝着牆壁說，事慍彊了，祇得退出來跟原拔商量。原拔走出來想大公無私的來調和，在大廳上見了政屏，正待開口，突如其來的給政屏臭罵一頓。原拔回了幾句，政屏就縱步跳上前，一手拐住他的辮，一手揀着他的陰禱寶，那張空嘴沒用場啦，站在旁邊祇發顫。文縐縐的原拔無可奈何的嚷出幾聲「救命」。幸而他的崽甫松來得快，甫松是開豁了兩下子的，三兩箇笨漢不會攏他的身。他祇在政屏的太陽穴上輕輕的一按，政屏全身軟了，甫松又一掌刷去，政屏一鷓子翻身倒在天井裏。二娘子聽了信，趕來幫忙，給原拔家的長工盛大漢一把摟住，正合其式，她那肉包子似的乳峯，貼胸的粘在老盛的懷裏。她那又肥又嫩的水豆腐一般的身體，還給這久曠的鰥夫上了一把暗勁兒。原拔這邊人佔了優勝，即刻退進房，關上門，讓政



屏在廳上一跳八丈高的罵，讓他的堂客蓬頭散髮，哭哭咧咧，直朝窗木上砸腦牀，額上竟自掛着鮮紅的彩。

牛七編的劇，第一齣剛閉幕，第二齣擊手的又人不知鬼不覺的開始了。常人的口白，「出嫁從夫，」這是天經地義。二娘子雖是響屁都不敢放的賢德女子，標緻堂客，本來犯不上做一對死豬的殉殯，但是這幕劇的花旦祇有她一箇，爲着要圓牛七和她丈夫的臺，而且可趁此機會以公濟私的出出被摟抱的氣，她不出馬，還有誰告奮勇！因此，在原拔家正午餐時，她援進他家的窗，她單單溜進老盛的房裏，在牀灣裏上了吊。

## 五

牛七自從替政屏決定了大政方針後，天天祇等禧寶送豬錢來，這天，政屏喘吁吁的走進來，他知道是喜信到了。

『有什麼事？有什麼事？政屏，禧寶來了嗎？』牛七奔上前問。

『來了，來了，我跟原拔打了一架，二娘子已經上了吊。』政屏急促的淒然的說，幾乎

要流淚。

『那麼，這樣……我俚就去，四哥，我俚一同去吧！二娘子的娘家報了信嗎？』牛七三脚兩步的奔着，一壁問。

『去是去了，但是這件事情如何好收場呢！唉！』政屏依舊是很淒然。

『有什麼收不了場，這樣好的岔子，難道還給別人佔了上風去！政屏，你真是多心！』牛七有點不成服，但是事情鬧大了，如果二娘子果然有差錯，說不定惹起雪河豹子的威，他不能全不顧慮，於是他湊近四爺問：『四哥，你看要如何才穩當，這件事？』

『我看，這件事我俚祇能暗中出主意，出頭鬧是要靠政屏和二娘子的娘家的。還是等蔣家村來了人再說吧！不過這苦肉計，我是不大贊成，如果二娘子有箇什麼，就是裕豐傾了家，政屏有什麼了不得的樂趣！你……』四爺鎮靜的低聲的說，責備牛七，眼睛防備着政屏，怕他聽見。牛七縐眉無語。不久，到了下倉坡的竹山，走進了政屏的後門，在蔣家村沒來人以前，一切都照牛七原來的計畫。

『二娘子不見啦，尋人啊！』『啊呀，二娘子好好的，爲什麼不見啦！』『如果有什麼不吉利，和原拔家脫不了枷絆，事情是由他家裏起的。』政屏家人來來往往將這套成語送到原拔家人的耳邊，原拔家人噴出口裏的飯，丟下筷子，紛做一團去尋人。盛大漢是頂關心的，走到臥室取圍腰布，預備去尋找；忽然他狂奔出來，『不得了，嚇死人，吊在我的牀架上啦。』

『快點，快點，把他解下來攤在牀上。』原拔鎮靜的發號令，於是大家擁進去，七手八腳把二娘子擡到盛大漢的牀上。二娘子的身段頗柔軟，臉上依然有幾分美麗的桃花色。原拔用手指在她的鼻孔前探探，點了一點頭，『嗯，不礙事，不過暫時暈去了。』他想，卽刻派人到裕豐取高麗參，西洋參，聞鼻散，順便要老弟郁益着人找堂姪。日年來，原拔娘子用濕手巾將二娘子臉上的凝血揩去，又摸摸她的身體。『身上還有熱氣，救總有救的。高麗參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到呢？這真是天大的禍，唉！二娘子，你平常對我俚雅蠻好的啊？爲什麼心一橫，命都不要啊？』她幾乎掉下淚來，擦凝血，是受了原拔的指使，因爲那凝血很可

助牛七政屏的威，雖則是二娘子自己流的。

政屏過來瞧了一瞧，衝進衝出的很氣憤，口裏嚷着：「遭人命，還了得！」他的帶着勝利的威武，很使原拔家的孩子們有些恐懼，因為孩子們雅有看過「遭人命」的。

裕豐在谿鎮可算是衆望所歸的人家，四娘姐爲人很慈藹，最愛周濟窮苦人，治家又嚴肅，兒子原拔郁益又能安分守己，滿崽中過舉，在外面很掙氣，雪河又愛急公好義，家裏無論什麼事，有的是幫忙的，雖則說人們愛鑽狗洞，雅不能說絕無感恩圖報的。亂幹一百幾的小通州得了信，雅趕到下倉坡。他在二娘子的身上摸了一摸，說好救，不過要趕快。他沒進過鄉立的小學，當然不知道科學的人工呼吸法，但他主張通通氣，那通氣的方法是：一面吹屁眼，一面吮嘴唇，這是他發明的。淹得半死的螃蟹坳的毛牙子就照他這法子治好的。原拔雖明知不必通氣，但他是最謹慎的，又不便孤負小通州的熱心，就讓他去包治。這辦法決定了後，原拔的家眷躲開了，二娘子的陰魂回來了，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堆了變幻的彩雲。不久小通州拿了吹火筒來，開了房門。

『死在你的牀上啦，你不能祇在旁邊看，我在這頭吹，你在那頭吮，這算便宜了你，何如？』小通州笑對盛大漢說。

盛大漢祇是笑，小通州找不到幫手，遲疑着，對於手裏的吹火筒沒法辦交代，對於吹女人的屁眼免不了有點含羞；一直等盛大漢口裏唱出一聲「好的」，這才回復了高興。本來二娘子雖是鄉村的姑子，然而白胖帶嫩的小胚子，很有點曲線美，禮教森嚴的鎔鎮誰敢對她問什麼鼎，雖然這是嚴重的時候，他但仍舊是觀望着。最後是小通州先告奮勇，吹火筒在地上一蹬的說：

『老盛，這是要救命，管不了那些，動手吧，來！』

盛大漢走攏來，他倆顫着手去解二娘子的褲子，窗外面的孩子們鬼鬼祟祟的徘徊着，發出嗤嗤的笑聲。那撥着窗戶想偷看的，冷不防挨了甫森的「耳巴子」，哇哇的哭。真箇二娘子死了，不知道羞恥，即令沒死，想顧羞恥，要奮勇的爬起來，但是這人命案可就功虧一匱了，恐怕這兩箇莽漢有進一步的舉動，爲着要貫徹牛七和她丈夫的主張，她雅祇

有忍着點吧。小通州素來是幫裕豐的，平常雅遭過牛七的鐵蹄，二娘子並不在乎通氣，他非不知道，但這是借題發揮的好機會，對於桀傲不馴的傢伙，祇有用通氣的方法去治療。他的吹火筒已經瞄準了，嘻嘻哈哈的送着氣，吹了幾口又噴了幾口唾沫。盛大漢卻是甜津津的在二娘子的櫻桃口上用盡平生的氣力來吸吮。如果吸不轉氣來，他願意自己也斷了氣的。那時二娘子的全身震戰得很厲害，癱攣般在抽引，那種味况，恐是她前生所夢想不到的，在牛七政屏心裏，怕雅是夢想不到的。通氣，通了十多分鐘，盛大漢還想着，又通了幾分鐘，盛大漢開起玩笑來：『小通州，我吹着，你吸着，不一樣嗎？』小通州罵了一聲「放屁」，即刻他找了一皮鷄毛在二娘子的鼻前試了一試，鷄毛前後搖動着，這可證明大功已告成，無須再通了，於是他俚才收手，一切恢復了原狀。原拔家人得了這喜信，視若無事的笑着，又聚在二娘子身邊。

『原拔爹，人是很穩當的，沒事着急得，你府上每年鬧鬼，以後如果再有這樣的事，我還有更好的辦法來包治，我預定了這筆賣買，哈哈！』小通州當眾表功，原拔又笑又氣。

牛七在政屏家乾着急。二娘子雖是上了吊，而政屏一箇人鬧不起勁，所聽到的祇有「二娘子臉上通紅的，鼻孔裏有氣流出入」的噩耗，「二娘子被通了氣」的消息，也微有所聞，不過不曾證實，他真氣得熱血倒流，在室內彳亍箇不住，直到兩點鐘後，才見到四五箇穿長衫馬褂的和兩箇戴大眼鏡杖着旱煙袋的白鬍子老倌，帶着五六十短衣赤足的大漢浩浩蕩蕩的擁進下倉坡的大門。牛七的精神奮發起來，春風滿面的接待那些蔣家村的紳士，並且請他俚號令帶來的那些漢子，四散在原拔家。他跟他俚畫蛇添足的談了一陣，把擔負這次事變的重任，堆在他俚的肩上。

「二娘子自從上了政屏的門，兩年啦，周圍鄰舍，沒一箇不講她賢慧。政屏對她，重話都沒講過。本來嘍，她自己這樣在行，誰敢講她半箇「壞」字。這回爲啦受了裕豐的欺侮，不明不白的死在隔壁，誰不瞧得氣憤，寒家就是死截人毛種，雅要跟他俚拚一下子的，祇是講到來龍去脈，人總是蔣府上的人。」牛七眼睛周圍巡視探形勢，「諸位老爹是不常

接都不到的，今天既是看得起政屏，都發了大駕，那末政屏喫了虧，雅就不是蔣府上各位老爺的光彩。嘻嘻，諸位老爺看對不對？」牛七眼睜着仍在巡視，他效了秦庭之哭，自然得到那些紳士的「是，是，是」，於是他膽壯了，即刻吩咐着政屏：

「政屏，你圖照蔣府上的人一聲，祇管放威武些，這是人命案，不要太便宜了裕豐，硬要在這回把他家裏洗成流水坑，想什麼就要什麼，不好生辦出來，就把原拔家毀啦！再講，這是人命案。」牛七越說越聲音大，「鬧出了禍，諸位老爹跟我七爺擔當就是。我七爺不信邪，就是碰得惡老蟲雅要咬牠一口。」他一手坎空氣的喊，捏着拳頭拍胸脯，頭向側面一擺，大有「不可一世」之概。政屏應着，帶叻白鬍子老倌們到原拔家去查看箇實在。

預備來大顯身手的這羣莽漢，本悶得發暈，忽然得了政屏的暗示，於是原拔家的桌椅跳舞起來，杯盤碗筷，響聲雜作，同時還有許多人叫囂着助興：「把穀倉打開。」「把大門取下來當柴燒。」「把他家裏的祖墳掘了，媽的。」……「真是天都鬧轉了。」

但天崩地裂的聲音，驟給一位來客鎮住了。那來客在人叢裏擠進去，這羣糾糾的漢



子竟先讓出一條路來，癡癡的站着看。那來客的魁梧，紅臉盤，服裝的完美，到處顯出「了不得」。他雖是戴着眼鏡，但似乎不大看見下倉坡有這許多英雄在耀武，祇低着頭，誰都不理，一直衝到原拔的臥室。原拔家人互相傳語，臉上浮出喜色，好像得了救星，嚇散了的靈魂又歸回了。「這不是裕豐的豹子，就是舉人，總而言之，至少是裕豐請來的大好老。」  
蔣家村的人這樣猜着，沒得從前那樣放肆了。

牛七聽說原拔家來了一位紅臉漢，知道是日年，他當着許多人臭罵：

「哼，他來了怎麼樣，日年，我還不清楚，裕豐隔房的窮孫子。他伯伯打流，儉人家的傢伙，當衆丟過醜。全屋都是跛脚瞎眼的，娘儉和尙還說不定，讀了這些年載的書，還是箇桐油罐，破夜壺，貓屁不通的紅漆臭馬桶！這沒出息的雜種，我料他跳起脚雅，齧不出三尺高的尿。政屏，你去看看，他如果不安分，叫些人結結實實的排他一頓。」牛七跳起來，咒口裏的唾沫飛上了政屏的臉。他罵，是會罵，能不能「排」，卻沒有他的責任。

政屏跑到原拔家，日年正跟蔣家村的紳士開談判，其餘的擠在後面，集中視線，注意

日年的議論政屏知道形勢不對，日年果然有些不安分，可是牛七要他排日年一頓的話，竟無從入手。

日年起首對蔣家村的紳士們道歉，藉他俚的力量鎮住可怕的暴動，隨又質問他俚帶那麼多人來的用意，語意中帶有「趁火打劫」的諷刺，又請禧寶政屏等當事人將事實辨明，那時旁大進省去了，由禧寶政屏據實報告，辯正。日年再逐項簡潔中肯的解釋：什麼「賣買手續不清的責任」，「禧寶原拔裕豐界限很分明，陷害原拔近於可笑」，「二娘子自殺嫁禍的無聊」，「這許多富於理性的事實，竟封住了那些紳士們的嘴，他俚無從抗辯，悄悄的先後散去了，然而坐鎮東邊的牛七卻堅持着，大概裕豐不洗成流水坑，他不便就收場。」

二娘子躺在牀上有呼吸，有熱度，臉上紅艷艷的，祇是口眼緊關着。原拔家人寸步不離的謹防着。膽小的原拔娘子那時雅安閒的說她那老鷄婆孵鷄蛋的要事，孩子們聚在一塊拋石子，小通州時時「可憐啦，我的二娘子死得真慘啦！」假哭着湊趣，有時也來幾

句「死得够了吧？」的俏皮話，真箇他俚看二娘子死到幾時，大有任其自然之勢。二娘子臉上硬露出死得不耐煩的神情，大概她死了這麼大半天，不免有些肚餓和尿漲！

這樣的情景，誰敢鬧人命案，掀天的波浪，竟平靜下去，這是牛七意料不到的，半夜三更，不很相干的，誰肯陪着他喪氣，蔣家村的不消說，牛七的四爺，雅祇顧他自己乾淨，走了，祇賸得牛七在東邊屋裏對政屏發脾氣：

『你們真無用，以後看還找到這樣的好岔子不？蔣家村的人雅真是些飯桶，來了這麼好幾十條，沒得一條中用的，半天啦，沒鬧出一眼子印象，唉，真氣死人，氣死人！』牛七拍着腿唱埋怨，埋怨了一陣，仍是不甘心，『政屏，我的話你是不肯聽的，事情鬧到收不了場，你雅不能怪我，時候不早啦，我是要少陪！』牛七前行了幾步又站住，『但是原拔仔子不肯多出錢，人不要擡回來，聽見嗎？我走了，有什麼事你跟五嬸嬸商量商量就是。』政屏知道他的臭脾氣，送他出了門。

政屏的五嬸嬸跟牛七有意見，因為她憐惜二娘子活受罪，才出頭來調和，她向原拔

商量，要他出百把串錢，放鞭爆賠禮，原拔不答應，五孀孀是專走五湖四海的女光棍，刁橫的牛七雅蠻怕她的，她對原拔說：

「原拔爹，你想想，二娘子儘留在你這裏，於你有什麼好處。可以抹糊就抹糊點吧！這件事就是政屏沒道理，你是讀書明理的大量人。家裏又富足，就可憐他這一趟辛苦，雅可憐二娘子這趟糟踢吧！我是不相干的，祇願鄰居的和好，實在和不了，雅不關我的事。」

原拔生怕二娘子會餓死，承認出五十串錢，和放爆竹，政屏自然不敢再堅持，於是豬錢和賠款點交清楚，爆竹一響，二娘子依然壁直的死着被擡回了家。

七

第二天晚邊，原拔在屋後的竹山散悶，忽然發覺四五丈遠的政屏家的後門口走出箇穿長衫的蠻漢來。

「這件事，真吵了七哥的心！」政屏送他出門，很難爲情的忙鞠着躬說。

「這有什麼講頭，都是自家人。」那蠻漢頭都不點的仍帶責備的神氣答，他忽然瞧

見了原拔，急忙的直往前衝，即刻他那偉大的肉胚，在暮色朦朧的竹山黯處消逝了。

二娘子呢，可憐，她自從死過這一次，沒得誰見過她一次。真箇，她是被活埋了。但是，奇怪，空幾天，玩青苗龍的玩到下倉坡，誰都出來瞧熱鬧，政屏也出來了，祇是他的房門虛掩着，門灣裏有一堆黑影，迎龍的鞭爆就從那兒放出來，惹起許多人打哈哈。

## 八

熱鬧的端節過了，在省垣勾留了一晌的旁大回了家，到裕豐閒坐，那時郁益禧寶都在店。

『噲，我說，寶先生，前回下倉坡那對貨味兒何如咧？』旁大莫明其妙的問。  
禧寶沒回話，漲紅了臉，眼向郁益一睜，轉背朝着旁大，把舌頭吐出來兩寸長。

此  
页  
空  
白

## 今昔

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多，僅僅民國五年夏在故鄉住過兩箇月。

那時節張敬帥趕走了南軍，三十幾箇無家可歸的逃兵盤踞故鄉明月山的白鶴洞，快槍祇有十餘桿，竟「護國軍第一師……第二師……」起來，不過洞口旌旗的招展和兵士們的纏頭裹脚的打扮，也可使全村瀰漫着恐怖的空氣，也可利誘那窮昏了的農民去入夥。這麼着聲勢就鬧大了，鬧發了北軍的虎威：大兵三千，分路進剿。護國軍的抵抗，僅在岩谷裏吶喊了一陣，在煤油箱子裏放了一頓爆竹，這祇可算是幼稚兒耍了一回扒戲；然而明月山附近的房舍，畢竟在官軍的礮彈之下毀滅了大半；農民的生命，畢竟在「匪」的名義之下犧牲了好幾十條；僅存的民食，在大軍半箇月的駐留期中，搜羅罄絕；婦女們

雖是深夜的雨中，也都悄然在懸崖疊嶂裏寄居，於是「匪」完全消滅了，官軍報捷凱旋。官軍凱旋後還怕「匪」又死灰復燃，於是乎清鄉委員帶隊下鄉，辦理善後。農民們又在逃亡，拘押，罰款，笞鞭中驚惶着，哀號着，領受超過「匪」所給予的百倍的創傷。「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反正窮昏了，入護國軍也是死，不入護國軍也是死。」他們祇這樣安慰他們的餘生，判斷他們的命運。

我家在故鄉也算是「世代書香」的門第，然而我哥哥也幾乎入了「匪」的，幸而他很穩健，在白鶴洞調查過，有「護國軍不能成氣候」的先見之明，不然清鄉委員在清溪廟開審時，他還敢帶着我揚揚自得的去觀審嗎？

許是有內疚的緣故，我們觀審時，總覺得廟門口太森嚴。我們祇敢遠遠的偷看，若不幸給衛卒瞧了一眼，就像中了箭，戰慄的站開了，但那一眨眼一眨眼的窺着，在我心中卻愈能鐫着不可磨滅的印象啊！

清鄉委員有副油滑的胖臉，扳起的鐵青色的面頰之下，暴露着「八」字的鬚鬚，翹



着脚橫在大廳的椅上，正同神像前多了一箇金剛；椅前的書案旁豎着兩名荷槍的衛士和兩名手拿竹條的行刑者。他們的前面三箇赤着脚反綁着手的「匪」頹喪的低着頭跪着。委員厲聲叱了一句，跟着戒尺在書案上一拍。他那雷公像和衛卒們眈眈的睜視，真够他們喪膽；那鐵硬的麻石地墊在他們的裸赤的膝上，怕也不知道痛了。他們祇有戰慄的勇氣，祇有叩頭的本能。他們不知道是犯了王法，卻仍希冀偷生着，誠虔的在委員之前懺悔，討饒。但委員是吆喝的拍戒尺，絕無刀下留人的神情，我對哥哥說：『看委員的樣子，他們怕不僅罰款就能了事。』我原相信農民的骨頭很硬，然而裸赤的跪在麻石上那麼久，我的心終於軟了。我起初自慶沒有犯法，不致於跪在那兒，但瞧他們那煎熬不住的神情，卻情願替他們跪一會兒，免得內心的割痛。我恨他們當初太不中用，於今落得這樣的收場是禍由自取，我又幻想着有一顆大石穿過屋瓦，正中的打在委員的腦上，腦漿迸裂，如果飛到我的嘴邊，我到要嘗嘗的。那麼，那次的清鄉就一剎那收束了，不然，更尖銳的刺刀不會悲慘的寸磔着他們那悽愁的枯焦的肉體嗎？衆神呵，冤獄擺在你眼前，要

酬報他們平日對你的誠度，是應該在這時顯一顯靈的！

我是那麼玄想，我彷彿看見委員側着頭，摸着鬍鬚，瞧着罪犯們微微的點頭一笑，這如沈靈兼旬的氣節裏，忽然顯現着晴朗的徵兆，但猛聽委員的戒尺幾陣拍響，白日又如葬埋在密雲裏，行刑者的竹條紛紛如傾盆的大雨，落在一箇穿灰白色褲的的股上，那似乎是周大。

「窮到這箇樣兒就該造反嗎？八十塊錢算換回一顆頭，也不認賬！哼，打打打！」委員圓睜着眼，戒尺不停的響，兩箇行刑者的竹條一上一下的在周大的股上拍拍子，按着他們那悠揚的「二三四，八九十」的歌調。

周大是我鄉數一數二的泥水匠，勤苦忠厚，那怕兵災水旱的年頭兒，他祇憑自己的苦力奉養老母和雙目失明的妻子，不會在人們的牙縫裏迸出他半箇「壞」字，那次不知如何闖在劫魔萬丈中了。在他被苦打的時候，由我的淚水汪汪的眼眶看去，祇見他咬緊牙關不敢叫出半聲「痛」，怯弱到伏在地上僅有微微掙扎的震動，身旁陪着幾箇夥

伴的抖戰的死臉在悲傷，廟門外的旁觀者誰不祇是悲傷！

委員的戒尺仍繼續的拍，竹條又落在另一箇農民的股上，那時兩箇紳士遠遠的慢慢的踱來，經衛卒的特許，畏縮的走進廟。廟門前探聽消息的人逐漸加多，於是我們被驅逐，我們逃。一陣「大老爺，饒命啦！」的悲鳴由我後而刺來，我終於逃不動，依然在較遠的所在站着，腿碰腿的看，見那着灰白色褲的被拖出了，靜靜的挺在廟門外的沙土上，赤紅的血褲緊貼着他的股，棕黃的面已成了紙白色，眼門已經關了，鼻孔的氣流斷了沒有，誰都沒有勇氣去驗明。『可憐嘍，果然是周大啊！』我牙打牙的喊出聲了。

不久，廟裏走出一位紳士，我們壯着膽湊攏去。

『還好，還好，唉，好容易保出了這箇人。』陳三爹縮頭伸舌的對我哥哥說。

『祇打一頓就完事嗎？』我哥哥問。

『不還要罰四十塊錢。這是我苦說，才減到這箇數目的。』

『他出得起嗎？阿彌陀佛的一根光棍！』

『將來大家替他去湊，有什麼辦法！王四還要罰四百塊呢！即令「錢」上減了，還不  
是三七念一屁股上加了。他是傾了家也籌不出這門大的款的。』

『喂，周大究竟犯了什麼罪？』我也問了一句。

『據他自己的口供，說在護國軍裏面擡過一回籌餉委員的轎子。』陳三爹也就隨  
便的回答了。

那次的浩劫似乎是天災，不可抵抗的天災！

關於以後的事，我是茫然，因為不久我離鄉了。

爲了母喪，我冒了嚴寒，通過戰地，回到相隔三千里，別了十年的故鄉去。故鄉已是革  
命軍的轄地。鄉間正紛擾着組織農民協會，除卻老農們以爲「農民會，天門會是一樣」  
大多數卻能認識農會有新鮮的重大的意義；除卻老農們以幾十年的閱歷證明「農民  
軍和十年前的護國軍一樣」，然而大多數卻忘了白鶴洞之役的上當，公然在鄉村裏互

相鼓勵着喊「大家起來組織農民軍」。

農會成立紀念日，他們有闖人們過年的喜悅，停了一天的工，各人帶着一升米和二  
百錢，揮着央人寫好標語的紙旗，歌舞如狂的到清溪廟集合，整隊遊行了半天又回廟聚  
餐，餐後開會演講。我沒有哥哥帶也公然到廟裏去湊熱鬧。會場佈置很精彩，祝賀的對聯  
和醒目的標語，滿牆滿壁都是，比昔年六月六日菩薩曬袍時的景像兩樣，人們在莊嚴之  
中帶着沉毅而悠遠的歡欣。

主席懸出開會秩序單後，一箇瘦臉在戲臺上出現，我向秩序單瞧去，知道他是縣署  
派來參與農會成立紀念的委員。他留着鄉下很難見到的平頭，眼上架着銅絲邊着色的  
玻璃鏡，剃光了的下頷，隱現出黑鬍鬚的根底，身胚和十年前的清鄉委員的大箇兒相差  
很遠，氣派雖然十足，卻難掩飾他那賦閒多年新近才走上「委員連」的神情，藍呢帽在  
向羣衆鞠躬時脫下了，立刻隨着身體的垂直又戴上。「打倒帝國……」「打倒……」  
等的成語雖是打的官腔，卻費了好些氣力才迸出來，末了的幾聲「萬歲」也是單人的

祝賀，沒博得一箇農民的掌聲。他們不但是沒瞧見偌大的委員一般，而且似乎得了什麼「罰」的預告，竟自發出不滿的聲調：

『什麼三命敵國的，我是我，牠是牠，到不如登高麻子在屠行裏講的來得有意思，還是叫他下臺吧！』這是毛屋裏五夜壺的聲音。

『打倒，打倒，當委員的箇箇該打倒，』老實的周大也說着，大概他觸發了舊恨。

『他不是何家塘屋裏的牛販子嗎？我道怪面熟的，原來那年還同他在縣裏的太和棧躺在一箇牀上吸過鴉片，喝於今也委員起來了。媽媽的，真是富貴在天！』辛苦一世也發不了財的二炮竹也氣憤的說。

臺上一箇像樣的農民打着土談在慷慨激昂的演說，於是收束了臺下的紛紛的評論，鼓起了一陣雷動的掌聲。聽衆似乎獲得什麼異寶，接二連三的又是幾陣掌聲，而且歡呼着。真的，清溪鄉大約是應了午帆公的墳脈，死氣沉沉的幾十年，到於今也公然發祥了「民氣」。

講演畢，主席宣布散會。委員步下臺，好幾箇彎背白鬚的團紳陪着，到廳後一間污暗的辦公室去休息。農民有的散了，有的聚在一塊報告新消息。

『清溪鄉出了事啦！寸焦牙子熬了高粱酒，還有一都姓皮的是穀酒十五擔，不知哪箇瘋蹄子報了，委員派人去踏驗過，今天要議罰。』

『聽說姓皮的是酒販子，罰一下也罷，他熬的是穀酒，寸焦的是高粱，祇兩擔，也罰嗎？他的爺老子頂愛浸兩杯的，這一來……』

『不罰？沒有不吃耗子的野貓精！聽說姓皮的要罰兩百塊，寸焦起碼也總是七八十。』  
『豈有此理！我就不管委員不委員，偏要跟他擡一下槓，看他是什麼大好老。』一箇穿布長衫的瘦子氣憤的說，他是寸焦的本家，口裏有酒味，那就是髻子不怕雷的愚山。

『對，自己熬自己的高粱酒，關哪箇忘八龜子的事？要罰也要先有箇禁酒的告示，罰多少也得有箇章程，難道由他媽的信口開河！』另一箇短衣漢附和着說，他心想站在愚山這邊是不會吃虧的，而且跟委員作對，勝了，自是自己的名譽，敗了也丟不了多大的身

分。

好些人在辦公室外窺聽，愚山竟膽敢站在辦公室門口，室外有四箇衛兵在抽煙談笑，他也一點不畏怯。

『我們進去看看再出來，看他們講的什麼。』愚山對我說，我便跟着他進去看了，會又走出來。

委員坐在室內的東角上，翹起脚低着頭吸水煙，地上架着劈柴燒的一爐火，給他一人佔據了一邊，團紳們擠在一邊奉陪着，他們在濃煙瀰漫中靜靜的瞪着眼不自安的瞧委員，似乎委員一開口，他們該回答怎樣的語句，這頗成爲一箇問題。但是委員祇低着头，安閑自在的輕輕用手指敲着火紙，火紙灰旋轉地掉下了，他的語音才悠悠的發出來。

『一都的團保都來齊了嗎？』委員說着，擡了一下頭。

『都在這裏，都在這裏。』做了十來年的白鬍子地保謙恭的回答。

『現在是米珠薪桂的時候，熬酒是大不應該。捉賊要拿賊，賊證昨晚已經拿到了。明



天下午我還要到丑唐廟的區農會，本沒有工夫管這件事，祇是要圖省事，不妨趁我還在這兒，趕快了結。如果以為我辦不了這事，那末，我帶來了四箇隊子，不妨將人贓押到縣裏。不過到縣裏去——事情可就鬧大了。這是我替你們設想。」委員說完又吹着火紙，低着頭吸煙。

「這事當然請委員嚴辦，罰是罰定了，祇是照委員昨晚講的那數目——他們是苦人家，我替他們向委員求簡情，看能——」這是團總的聲音。

「求什麼情，公開，公開！」窗外的農民裏竟破天荒的來了一箇新名詞兒，透入辦公室裏的委員的耳裏。馴服的清溪鄉的農民如今又要「反」了，又要「作亂」了，這不啻是晴空中一箇霹靂。團紳們的視線，集在委員的臉上，委員的視線便轉到窗口。他彷彿受了盡洞庭之水洗不清的恥辱，在團紳之前那肯就此示弱，而且「公開」的來勢，帶了攻打「專制」、「秘密」的色彩，他於是沈下那瘦臉，立起來將水煙袋擱在茶椅上，莊嚴的叫了一聲「誰呀？」團紳跟着也是一聲「誰呀？」祇是窗外的語聲並不因「誰呀？」而

停止。於是委員出了辦公室，衛兵，團紳也都出來了。先前那附和愚山的深怕又同那年護國軍的情形一樣，暗中扯愚山的衣，催促他起義，愚山便走到委員前面，其餘的也都圍攏來。

「我們很想見見委員，因為辦公室裏人多，所以不敢進去。」愚山假意的謙恭着。

「嗯，有什麼事，你說，不必在窗外亂嚷。」委員依然保存着「委員」的聲威。

「寸焦家裏熬了兩擔高粱酒，這是兩箇月以前的事，如今聽說要罰八十塊，高粱是雜糧，不應罰，我們不敢說，不過處罰有沒有章程？罰款歸誰收？委員這次下鄉是辦農民的，還是專辦的禁酒？這些事我們都很想知道，因此敢來請委員一箇示。」

「嚇，誰教你說的這些廢話，難道我無緣無故要罰他們不成！」委員動了怒。

「也不一定，誰教才敢說，這是我們痛癢相關的事，難道不許我們知道箇實在？」

愚山也沉了臉。

「這還了得，這簡直是箇痞棒，這簡直是箇劣紳來，給我細起這傢伙。」委員嚷着，轉

過頭瞧着衛兵。

『要網就網，怕的不是人。哼，好大的委員，好大的委員！』愚山鬧開了，竟手指着委員的臉。

『打，打，打倒這貪官！』周大跳起來嚷。

『打死那瘟委員！』

『網起那牛販子來做啦！』

『打……打……打……』

「打」的聲音，到處都響應着，就同陽春三月裏那出水蝦蟆趁着溫暖的季節，這兒那兒都鬧鬧的叫着一般，即令有長蛇的威力，也有顧此失彼的形勢。四箇衛兵慌張着，誰也沒提防委員的後面敏捷的伸出一隻粗手來，在委員的瘦臉上不客氣的敬了兩箇耳巴子。團紳們怕鬧出大禍，七手八腳的將委員擁到辦公室，農民們盡情的呼嘯了一陣，帶着出了幾十年的悶氣的勝利，散了，那時東方的明月已趕走了黃昏。

我回家後在火爐邊追述這件事，老長工聽完了，一開一閉他那糞坑一般的沙眼，翻出他的老故事：

『民國五年的清鄉委員，那是什麼威勢！如今的委員可就差多了。先年誰敢衝撞過委員，打委員，我就祇看見芝大王爺打過一回。那時委員到了丑唐廟，把團紳邀了去，團紳到了，他翹起腳，頭也不擡，眼鏡也不脫。他們還不是站了一會就回去了。芝大王爺聽說就臭罵：「爲縣裏的事，請你們去，他倒不理人，有這樣混帳！若是碰到老子，兩箇耳巴子打瞎他的眼睛。」後來，委員見團紳去了，辦不成事，第二天祇好又去請他們。芝大王爺想難爲委員一下，也去了。團紳怕鬧出禍，不敢進公房，芝大王爺一人衝進去，委員還是不照舊！這冒失鬼就沒頭沒腦的一拳打去，哈哈，委員的眼鏡真給打碎了，臉上當場掛了彩。打了，又罵：「好大的委員，見了紳士不起身，不脫眼鏡，打爛你的B心子。」委員看見勢頭不對，祇是賠禮。芝大王爺做過一任知府，又是候補道，委員挨了打，還不是送給鬼打了。祇有他就配打委員。我就祇看過那一回的打委員。』老長工一氣說完，咳了半天。

我們正談着，大哥回來說：『這件事鬧大了，委員一口咬定打人是愚山的指使，勒令他交出人來。愚山就是知道誰打的，他那肯認。鬧到最後，委員交代了團紳幾句話：丑唐廟的區農會他不到了，他要先辦完這侮辱長官的刑事案再說。』即刻，他乘着轎，帶了四箇衛兵回縣去了。過幾天，愚山怕免不了吃點虧。』老於世故的大哥很有些疑惑呢！

我們正談着，沒提防火爐中的焦乾的瓦罐在烈火烘烘中忽然發了一聲「噼」，我那時的心境全然浸入了沉思。覺着前後兩次在故鄉的清溪廟參觀，委員雖是於今猶昔，而農民着實有些兩樣。

以後呢，我很擔心，深怕愚山他們會喫虧，他們也早已想好對付的方法，但一箇月兩箇月過去，卻沒聽到委員回縣後的消息。

此  
页  
空  
白

## 活 鬼

銅邑人誰能明瞭鄒咸親的身世？他初到銅邑，似乎帶來一種好感，迷蒙着一般人的心靈，使人失掉觀察他的知覺，連他的住址也今天可以說是這裏，明天可以說是那裏的。起首他替人家織布，大家稱他織布匠，但不久織布匠的名義竟給取消了，他的專業究竟是什麼也成了問題。

他的伯父會算命畫符，在鄉村建樹了些功德，是爲着這箇，咸親才被推薦在一箇小學校當廚子嗎？不以咸親的才力是頗能自致於青雲之上的，瞧他那長短合度的身段，有魔術家那樣的靈活；走路時身體跟着脚步一上一下，有蝦蟆跳躍般的爛縵；一眨一眨的眼睛，嵌在深的睫毛裏，在一開合之間，就像有一箇一箇的計謀閃出來，當前的景物，游移

的色相，在人們不知不覺間，他祇眼珠輕描淡寫的那麼一溜，就全給納入眼簾；這足證明他很伶俐。有誰罵他「好狗，別礙着我的路。」他的回答必是「好，我就站開點。」假使有誰支使他「小子，來，給我擋着西北風。」他必定很高興的說「站在那邊哪？」這足證明他很馴良。這樣伶俐，這樣馴良，誰不願意照顧他，什麼事他幹不來？

他是箇單身的小夥子，沒有愛人，和他彰明的往來。自從伯父去世，他似乎以學校為家，以廚子終老；在廚子任上，一向做事穩健，縱然偶有差錯，也與風化無關，自能博得教職員的信仰；那怕教員要大便，也得叫聲「咸親，給我看住這羣小牛，別讓跑出課堂門一步。」但馴良和善的他，雖則做了臨時的學監，連小牛也不肯得罪的，祇站在課堂外弄眉擠眼，惹他們發鬆，教員遠遠的來了，他使箇眼色走開，職務算交代清楚，小牛們也就因此都心感的歸化了。

課餘飯後，他手裏有的是糖果，使孩子們在懷裏流連，口裏有的是動聽的鬼怪的故事，使他聽着優於上課。尤其夏夜，寄宿的孩子搬着凳椅到操場歇涼，茶煙都給他預備好，



擁擠的凳上公然留出箇坐位來，且相互關照着「這是咸親坐的，誰都不准佔去。」操場的四圍，繞着蒼鬱的古木，泥堆雜草間，昆蟲唧唧，黑黢黢的幕下，幼稚的心靈本就給恐懼包圍了，偏生咸親一來，愛講的又是蓬毛露齒的殭屍和兇擰的吊死鬼的故事，作古證今的講述，潛伏的妖魔，似乎就在他們的前面躍舞。他們越聽越歡喜，越聽越害怕，一箇箇都擠在他懷裏，被擠落的，嚇得嚎哭，甚至就寢也非他相伴不可，咸親也似乎是義不容辭的有和他們伴宿的必要；不過，他每講完故事，少不得敘述點自己能捕妖捉怪的特長，與乎繪畫護身符的專技，好啦，他在孩子們中有了名譽，漸漸的連在他們的母親姐姐們中也有了名譽，咸親得了伯父的真傳，銅邑之鬼，會葬身無所呢！

孩子們中有箇荷生，他的家距校很近，他所以要寄宿的緣故，除了咸親的糖果和鬼怪的故事外，怕沒有別的吧！濃厚的交誼的種子，深深的播種在他倆的心田，因而咸親每到荷生家量學米時，頗得他的母親們的厚遇。荷生雖則不久輟了學，這交誼依然是維繫着而且更形密切呢！

荷生家是箇畸形的組織，換句話就是女子多男子少。祖父是箇勤儉起家的老農，當年感着膝下無兒，五六百畝田產會徒勞一世的無所寄託，時時抱怨。鄰里散布關於他的夫人蔡氏的謠言，他很高興的說：『管她，看能替我養下一箇崽不。』可是蔡氏不掙氣，成績毫無，他祇得弄到箇過繼的崽，趕早給娶了媳婦，差強人意的算替他養下一箇孫女，一箇孫男——荷生，可是不久，這會生產的兒媳偏又守了寡，老農深感着一箇孫男沒有換洗的，於是年輕的寡媳體貼公公的意旨，領受婆婆的庭訓，努力的工作，漸漸在鄰里聲譽雀起，連那不出閨門的孫女也追步後塵。不過她們沒有成績報消出來，老農可不能不預備身後了，他趕緊替十三四歲的荷生討了箇年齡祇比荷生大十來歲的老婆，這才一無牽望的溘然長逝！

老農去世後，荷生才回家執政，感恩知報，來往的賓客當然以戚親爲最體己。

荷生的家宅很寬敞，白天常有戚親來相伴，到不見得怎樣，可是深夜偏偏到處有些響動。在他的祖母，母親，姐姐們當然有認爲鬼怪的必要，而在富於鬼智識的荷生的腦中，

便覺着那是和咸親所說的一般無二，他問過咸親，咸親說：『這是陰盛陽衰的緣故。』按之實際情形，誰敢否認這斷定？老農健在時尚且陽氣衰微，夜間屋前後常起怪聲，狗汪汪的亂竄，堂屋裏有脚步聲，開門聲，這裏那裏，到處有魔鬼潛伏的徵兆。老農去世，陽氣又驟減了，沈霾的天氣，月兒躲在濃雲裏的時候，羣鬼便猖獗起來，在屋後的竹山中嚎叫，甚至爭鬪，有時沙石飛進來，婦女們不怕那些陰氣，祇安閒的做她們的甜蜜的夢，全靠荷生這孩子去鎮懾，荷生如何不膽怯！

「咸親給我畫一朵符吧！」荷生每每要求着，咸親便「好，緩一下，現在不得空。」的應付着；等他有空了，便又「明後天我到你家裏來畫吧！」咸親有時被逼得沒法，叫荷生預備一把獵槍，荷生便預備獵槍，白天在山林裏打鳥兒顯顯威風，夜間便拿來打鬼；槍口擱在窗上，槍柄放在被裏，夢裏聽見有聲響，風兒吹動了窗紙或耗子偷米所發出的聲音，他即刻驚醒，「哼，來了，媽媽的，趕快放！」於是機關一扭，「砰」的一聲，萬籟俱寂。第二天在竹山或發現一塊黃鼠狼吃雞的血痕，他逢人遍說那是驅鬼的成績，建樹了功勳。他多

麼感謝咸親啊！但日久弊生，獵槍失了效力，荷生仍不免要求咸親畫符，而咸親總是推託着。

咸親雖則畫了一手好符，但他並不搭架子，更不會在荷生前搭架子，就是別人請他，也一樣，他總慎重又慎重；但在同樣的慎重中，咸親卻是極情願替荷生畫一朶很靈驗的，才可以對得住他，對得住他的母親姐姐們。不過那畫符的地點要在荷生家，而且要在夜深時，因為如果萬一不靈驗，他便可住在他家裏就近的通宵的坐鎮。但是時期沒有到，這要待荷生懇切的請求。

荷生執政的第二年，祖母去世，寡母不久被鬼纏着，得了鼓腹病，因為她不肯公開的診治，過信自己的秘方，於是結果不妙，跟着婆婆一道，常常不願嫁的姐姐，也在那年嫁後，在婆家吞洋火死了，原因是丈夫誣陷她不規矩，她們的魂說不定時時回家來相聚，荷生一方面要對付野鬼，一面又要對付家鬼，於是除放槍之外，還按季節焚化紙錢，不過總是沒有多大的效驗。

咸親到雜貨店去，必走捷徑由荷生家的竹山走過，順便在荷生家歇歇脚。一天，他似乎預知荷生家又鬧着鬼，照例的在他家裏閑坐，那時荷生正坐在大門外的石凳上消閑。

『咸親，你快來，我告訴你一件事，昨晚我家裏又出了鬼啦！石子，酒杯大一箇，打得屋瓦嘩喇嘩喇的響，她是死傢伙一樣，捏她的腿，動也不動，我真箇蒙頭蒙腦的悶在被裏嚇出了一身臭汗，你看有什麼法子，啊，你來得正好！』荷生一見咸親，指手畫脚的報告這惡劣的消息，餘怕活現在他的臉上。

『我不信，那有這樣兇的鬼！』咸親眼睛一眨一眨的微笑。

『不信就不信，我難道騙你，真是……』荷生不高興。

咸親以「我不信……」將荷生一激，果然料敵如神的激出了荷生的不高興，於是

一種計劃湧上他的心頭，腦殼斜着，白眼珠朝上翻，回憶起往事，口裏雖則「不相信，」腦袋裏卻能翻出許多的故實，證明鬼怪在荷生家橫行並不是絕對虛無杳渺的事：

『呵，呵，難怪，我記得這口塘。』咸親手指着眼前的大塘，『乙未年楓樹灣兄弟爭祖

產，在塘壩上扭打，淹死了兩箇在水裏，這你也許知道的。竹山裏呢，就有王大嫂上過吊，哎，那吊死的樣子呵，真嚇人！舌子掉出來尺把長，眼睛珠子暴出來比算盤子還大，那麼的慘死，保不定冤魂不散！還有……」

『還有什麼，別再講了，講得這樣兇險，到了晚上真是要我的命，咸親真愛作弄人！』

『別忙，讓我講給你聽！我每回夜裏走過竹山，總覺着離身的五六尺遠有一陣陰風，由這兒忽然就吹到那兒，這一定是什麼鬼怪在躲避我，這倒不是騙你。鬼是——自然是有的，不過像你說的那麼兇，我還沒碰過。』

『騙你是畜生。』荷生氣得常天發誓，『你想，一年中間，老了兩三箇人，這不是鬼是什麼。媽媽在世的時候，我每夜睡了一覺醒總聽見她房裏響動。第二天問她，她說好像有什麼東西壓在身上動不得，喊也喊不出口，她怕是婆婆的陰魂回來了。你不信！像昨晚那麼一響，你不怕才是真本事！』荷生漲紅了臉，跟咸親賭氣，隨即又補一句：『你不信，你今晚就在我家裏住一晚試試看。』

『那怎麼行，學校雖則放了假，我還要守屋，而且你們親親熱熱的，我幹嗎要來打你們的岔！』

『那要什麼緊，你是怕她吧，她，我要如何就如何，你放心。』

『不成，不成，你晚上有伴，讓我一人在鬼窩裏送死，那我不幹。』談鋒早已入港，咸親還進一步的頂着。

『那末，就同在一房睡吧，我房裏有兩箇牀，真搭架子，你這傢伙！』荷生終於許他一箇最惠的條件。

咸親莊嚴的沉默着，欲言又止，竟半推半就的承認了。他知道不承認，荷生會另請高明的。那時荷生嫂挑着水桶走過大門，預備到塘邊的井裏汲水，她每次瞧見缸裏沒有水，就自己去挑，因為如果靠丈夫的力量，恐怕他費盡吃母乳時的力也挑不起一擔水，而且她除了洗衣燒飯外，沒有事情可以消磨她那過賸的精力。她見了咸親，臉上泛起兩朵紅雲，低了頭，忸怩而微笑的走過去。咸親也莊重的笑着目送了她一程，而且乘着機會，活溜

溜的眼珠在井邊和荷生之間來回的閃動。荷生嫂在井邊流連了些時候，終於一伸一縮那帶着玉圈的手，彎着腰，提了兩大桶水上來。這在平日，她不過是一舉手之勞，然而畢竟累了，歇了許久才兩手托着扁擔一聳。這一聳，也和平日並無二致，然而那扁擔老是失了平衡，不然便是扁擔鈎兒歪了，消磨了好些時光，那擔水才順遂的上了肩，才擺開時髦邊的褲腳底下的那雙襪子般的金蓮，在地上一蹬一蹬的蹶着八字路，胸前微凸的乳峯上下的震動，股上的衣襟摺左摺右的摺成箇「人」字形。她走近大門，發現丈夫和咸親注視自己，步法亂了，桶水泛濫，潑濕了褲子。

『你也太享福了，要娘們挑水吃！荷生嫂，我給你挑進去吧，橫直我要進去取煙袋抽煙的。』咸親睜了荷生一口，走到荷生嫂的跟前說。『我自己挑，我自己挑。』荷生嫂謙恭了兩句，走了幾步，終於歇了，讓咸親挑去，自己在後跟着。荷生依然坐着不動，祇心感的說抱歉的話。『要勞你的駕，真是對不住得很！』過了稍久的時間，咸親才取了煙袋出來，抽完煙便走了，荷生囑咐着：『晚上早點來！』咸親應了一聲『好』。『今晚會陽盛陰衰』



的滿意，充塞了荷生的腦門。

晚上，咸親在校延捱了很久才赴約，欣領了荷生的一餐「搭架子」的責罵，在咸親看來雖則驅鬼可操勝算，而伶俐馴良的他，卻是諸事不妨謹慎謙和，荷生對他的責罵愈多，則驅鬼純係被動，係應荷生的懇切的要求，是很彰明的了。

他在荷生家的屋前屋後巡視了一遭，口裏咕嚕着神秘的法語，盡了相當的職責，才進荷生的臥房。繡閣中驟添了一位生客，他們並不感着不便，本來咸親那麼謙和馴良，素來同他們是一家樣，他們簡直早已融成了一體，不過名義上咸親不能有荷生那樣多的幸福。牀位的分配，是荷生嫂獨睡一牀，這許是她的年齡大了些，不大怕鬼；荷生便同咸親一牀睡。在荷生腦裏不過是重溫在校寄宿時的舊夢，在咸親或有驚人的快感與滿足罷。息燈後，室內寂靜，屋瓦上不再有石頭搏擊的鉅響，荷生漸漸酣睡了，祇有成親的時間時作的輕微的咳嗽與荷生嫂「嘿——唉——」的歎息應和着，聊慰漫漫長夜的寂寥。

翌晨，荷生先張着濛迷的睡眠起來，一壁讚頌咸親鎮壓的功勳，一壁下牀着鞋，忽然

發現了咸親的鞋在離牀幾尺遠的地上躺着。

『咸親，你的鞋怎麼會到那里去的，這真是活鬼敢大膽的跟你鬪法，這還了得！』荷生以爲咸親被鬼作弄，鬼之魔力不可思議，他真有些驚懼！

『或許是我們自己將牠踹開了也說不定，今晚再看吧！』咸親很慎重的說，竟以研究的態度又預定了一晚，開關了後路。

次晚，未睡之前，咸親點三根香，焚着紙錢，在房門上噴着法水，才就寢。寂靜一如前夜，祇是在咸親鼾聲大作之際，一種小物件在地下擦着沙沙的響，似乎有鬼用線牽着牠走。荷生很驚恐，扭醒了咸親，咸親審辨了一會，大聲的罵：『安分點，老子在這兒，』那聲音果然寂了。荷生膽壯了許多。

次晚，咸親自然照舊在荷生家寄宿。在他們快入夢境時，一顆石子打着樓板響，這在別人或可斷定那是在室內拋的，活鬼很容易擒捉，而在荷生，這響聲便是一炸雷。他被嚇慌了，抱着咸親戰抖着，咸親大咳一聲，預備動作，荷生也乘勢大喊着助威：『如果真有活

鬼就再來一下！』他原想就這樣將活鬼嚇退出乎意料的，一隻茶杯破空而下，落在書桌上，砸得粉碎。荷生可嚇啞了，頭上的冷汗直淋倒在咸親的懷裏戰慄。咸親撫慰了一番，猛虎下山似的躍下牀，在桌上一拍，在室內還追逐了一陣，才找着洋火，燃着燈。荷生大膽的下了牀，他的妻也愕眙的探首帳門說：『嚇壞了我啦，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哼，嚇壞了你，睡得死豬一樣的。』荷生的恐懼變了憤怒。

『茶杯不是擱在樓上毒耗子的嗎？怎麼會砸碎了呢？』荷生拾起碎片說，『咸親，你睡覺前在椅子上看過的，看見這茶杯嗎？』

『看見的，看見的，還放在牆角那裏呢，無緣無故是不會掉下的。』咸親很正經的答。『是呀，還是我放在牆角上的呢，我畫算放在那裏會毒死幾隻耗子的。』荷生嫂也斜頭擺腦的補了幾句，無疑的，活鬼的確進了房。於是他們點着燈睡，提防着，勉強的煎熬，到天明。

這天，荷生主張晚上點着桐油燈睡覺，桐油相傳是辟邪的，大概好奇的荷生還想在

桐油燈下一窺活鬼的原形，但是咸親不贊成，他主張自己畫一朵極靈驗的符。結果，荷生主張畫符與點桐油燈並舉，咸親不便十分反對，祇得照辦。就在那天，咸親在山中斫了一枝桃，削去皮葉，慎重將事的用朱筆畫了一朵古怪的符在上面，桃枝的一端用紅綢纏着，釘在臥室的一角，夜深時，他在桃符前設了香案，焚香三揖之後，將預備好的雄雞的頭一捏，鮮血涿涿的染在桃符上，合掌閉目，誠虔的請了天師，然後告退。在多鬼的銅邑，這是驅鬼頂辣手的辦法，而且這很關咸親的威信，於是結果非常的靈驗。這雖則是咸親之功而荷生的主張——點桐油燈——也不能說絕無裨益。

在半箇月裏，荷生家的活鬼似已絕了跡，咸親不得已仍然回了校。荷生雖則沒有什麼厚貺報答他那驅鬼的勞績，然而鹹魚乾肉的款待，與乎旨酒的醺浸，更兼荷生很看重他，與乎荷生嫂待遇他比荷生還親密，這對於他那枯焦的人生已滋潤了溫和的時雨，他還有什麼不滿足？然而不！

沈霾的一晚，暗淡的月兒已跨過了高峯，荷生家屋後的竹山瀰漫着妖氛，天衆都已

入夢，一顆石頭又在荷生的屋瓦上響了。荷生臥房的桐油燈許是油乾了滅了。他異常的恐懼！他雖則膽怯，但不能不勉強去應付。他扭醒了妻，懼手懼脚的握穩獵槍，向窗口探視了許久，室內雖是墨黑，然而室外究有深灰色的微光在，微光裏卻能迷離的看出一堆黑影在動移。那不是樹幹，竹山裏沒有樹；更不是竹，竹山裏沒有那麼粗而矮的竹；也不是風兒吹花了他的眼。他真的看見了一堆黑影。他雖則怕，但那是無益的事，於是他即刻舉槍瞄準。這孩子曾用獵槍打落過喜鵲，也打落過山鷄。那麼一大堆黑影當然逃不出鐵沙彈的範圍，於是「砰」的一槍打去，除了宿鳥驚啼的聲響外，還起了一陣足音，那足音漸漸的在竹林遠處消滅了。

次日午後，荷生又未雨綢繆的走到小學校，想將這活鬼復現的惡消息報告他的摯友咸親，再設法對付，但咸親不在，過天又去訪，可是學校的廚役已有人在代理。

此  
页  
空  
白

## 存款

一

惆悵着前途的渺茫，在喧騰的「赴法工讀」聲中，溫也預備進京習法文去。

起程時，他不安的接着父親兩月來所多方籌得的月息六分的一百五十元，小心翼翼的在錢包上加裹一層粗紙，用麻線緊密的纏好，插在皮箱裏的衣叢中，再用手按了幾下才落鎖，將夾板套上。這是他初次遠遊，也是初次和一百五十元把晤，默默的校對自己家况，這鉅款應永遠深藏在衣叢裏原封不動，至少也得三思而用，一文一文的去用，才無內疚；但款的來源既是那麼枯澀，而去路却甚渺茫，淒涼的感喟，不禁湧上心頭，在送行者<sup>中</sup>的目光集視着他時，他的頭低垂了，兩泓淚水，從眼眶裏掛下來。

「溫兒，屋裏你無須着急得，好在你兄弟都齊心，就是磨針削鐵，爲啦你，我們都願意忍受的。你在京裏，要用錢祇管用，有迪在那裏，不妨向他挪借，將來在鄉下撥兌就是。去年他對我說過很願意幫助你的話的。你祇一心上進好了，將來能夠出洋，一百五十塊不是白糟蹋的。卽令不能出洋，你總算進過一回京嘍！於今鄉下進過京的有幾箇？我是眼光放得寬！」他的老父祇顧帶了丈夫氣的叮嚀，勉慰着，却沒慮到他那多舛的命途。母親也捲起衣角擦着眼睛，吩咐些「路上要小心」「到岸就寫信回」的話，他不能再戀家了，於是噙了一把別離的酸淚，上了漫漫而險絕的旅途。「進京」的光榮和「出洋」的幻想，推着 he 前進。

在舟中，在火車裏，除瀏覽水光山色之外，爲旅客們「謹防扒手」的暗示，他的心，眼一刻不離那口皮箱；在夢裏也是防護着。他想到京後，一時用不了那些錢，不妨借給靠得住的朋友，或存在迪的手中，比較穩妥，但一想起迪，又潮起去年迪在他家裏歇宿兩晚時的一切的回憶。



迪的身軀很消瘦，服髮對其華麗，但兩肩高聳，臉盤雪白，而眼眶陷落得很深。他滔滔不絕的誇許自己在都門的場面，關於接受過許多異性的眉眼的贊頌，輒歸功於自己容顏的漂亮。他說錢在手裏就同滾滾不盡的江流，電報分局長任上的一晚，寶碗一揭，就好幾百花邊到手，手若緊一點，財是發定了的。但他並不想發財，錢祇夠酬應體己的人兒就得，他覺着他的老母要每月十元的養家費是太瑣碎，家中八百塊錢的積欠誠不夠他還的。他家裏的一切，在這種想像裏，便都解決了。祇是「她有沒有資格帶進京或另行設法」倒是眼前的難題。爲這難題，他時時皺眉慨嘆，不斷的向自己徵求意見。他……他……

他的回憶，成爲毫無頭緒的棼絲，最後結束在迪的「難題」上。他悟到錢在迪手裏，雖如輕塵一般，然而「難題」究竟是箇深邃的無底洞，要成千成萬的花邊才能填滿的；如果填不滿時，許會危及自己的皮箱裏的那包。那包是絕無僅有的延續生命的救星，填在無底洞裏當然不值得，而且不一定能如數歸趙。這樣一來，想將款存在迪手裏的意念，又無形中宣布了「中立」。

昏昏沈沈的，他抵京後住了半箇月旅館，才進法文學校。在校他僅和迪通過一回信。三箇月後，爲着留法消息的惡劣，又感着皮箱裏的那包空了一大半的恐慌，他便輟學，搬到會館去；未來的恐懼與生命的飄浮，在他的腦海裏蕩漾，他很想和迪斟酌一箇辦法。他住在迪的房裏的隔壁，迪白天要上衙門，晚上又常常不在家，簡直沒有和他親近的機會，鎮日孤另另的，知心的話兒無處訴述，一切的打算祇空在腦門旋轉。但他愈感到枯寂，却愈想和迪攀談；愈感到和迪聚談之難，却愈顯得迪是高不可攀了，因而從前對於迪的「中立」觀念，不免又覺得太無意思起來。

很欣幸的，一天晚上，他公然在迪的臥室坐談了許久。他那時，看出迪愁眉深鎖，談鋒帶着向錢取包圍的形勢；什麼「開銷很大嘍」、「領薪時期還遠嘍」最後又迸出「你這次來京也帶了些錢嗎？」的問語。

「迪是多末的闊綽啊！來往的朋友，都是穿革鞋，戴金絲眼鏡的，和他談話萬不可談

及自己的困難和將來的問題，他是那麼一箇本家，而且並沒十分親近過，自己是這末一箇豬頭悶沉的鄉下老，再加上窮，無職業，可不更令他厭惡！能夠被允許在他那精緻的臥室裏坐坐，已是榮幸，還喋喋的說煩惱話，擾人清聽，真太不知趣了！祇是，於今他卻先提起「錢」字，趁此機會將自己的心意發揮一下，他該不會厭惡吧？」他想着，便放心的這末回答道：

「帶是……這回也帶了一百五十塊錢，可是現在祇贖了三十來塊了，家嚴的意思，我將來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想請本家通融通融呢！」他說着，虛覲着迪的顏色。

「這怎麼辦，這怎麼辦？錢如何用得這樣快，你？」迪很驚愕，但不久，驚愕上面浮了一層微笑，臉盤的兩面有「花邊」大的笑渦，他的「請通融」就在那笑渦裏湮沒了。

「住旅館，進學校，在這上面就花了我不少，」他仍照原定計畫的答，

「你早就應該節省，於今既住在會館裏，往後就用不了多少錢嘍！」迪逼進一步的問。

「那自然。」他受着迪的猛進的詞鋒的威嚇，漸漸立不住陣腳，祇得心猿意馬的將「那自然」抵抗着。

「噫，我說你的房門是沒有鎖的，箱子又並不結實，而且這些錢睡在那兒不動用，到不如存在我這裏妥當得多。你什麼時候要就什麼時候給你。你覺得怎樣？」迪很關照溫，但臉上現出不自然的神色。

「見鬼，既是關照我，爲什麼沮喪着臉？說不定又給「難題」難住了。不給他吧，的確錢躺在箱子裏是毫無出息的事，而且危險，而且得罪了他，而且他那副可憐的臉子實在看不過意給吧，將來要他還的話，如何說得出口？從來沒向人討過債的。但是，他的差事闊朋友多，這點小款，當然不致不自動他替我籌出，如果我的苦况透進他來，而且濟人之急，將來是容易博得人家的同情的……哼，抵京僅三四箇月，一百五十元一嘩就要完了。以後呢……」他敏銳的思維着，就爽直的回答道：

「好，就費你的心替我收着，你要用的時候，不妨都拿去用嘍！」他愉悅的說，似乎得

到不可言說的快感，因為迪也有向他借錢的時候，而他居心忠厚，並沒揭穿迪的假面具。他即刻回到房裏取出三十元給迪，迪微笑着出了門。那晚，迪沒有在家住夜，而且接連幾晚不在家住夜。

### 三

他輟學已經兩月了，努力自修，固然不會間斷過，可是肚子裏裝進糧食真間斷過幾次了。苦況沒有映入迪的眼簾，迪不大理會，這是當然，而且苦況未臻極地，存款原不必一定要動用，自己刻苦就是了。寒山古廟一般的臥室，在水凍時期，他也不生爐子，藉着強烈的運動溫暖自己；有時緊閉房門，不讓涼氣侵入，盤在薄絮裏，藉此保持着低微的體溫；拿着英文讀本第四册念，藉此遣去滿腔的憂鬱；想到盡頭，想到悲哀處，却含淚的，正襟的，朗誦着華盛頓任政府交涉員時的故事，全部靈魂縈環着華翁；他迷路，被印第安人陷害，深夜在荒涼的雪地安眠；他被追擊，造木筏偷渡冰河，被冰塊撞落在冰河裏；同伴走死了，凍僵了，而他……那才是英雄的生活啊！相形之下，自己是多麼的溫暖啊！天之降大任

於斯人，必先勞其肌骨，餓其體膚，自己這樣的盛況，許是英雄生活的開場吧！這樣他便覺溫暖了。

他除不得已要使用目力外，晚上那盞美孚燈總得撚到僅僅不滅的程度，就在偶然開目沉思之際，也這樣自迪取出三十元後，手中僅存六七元，然竟維持着一箇半月的生活；在長班處吃的每天兩頓包飯，也改成每天一頓，早晚加上兩箇燒餅算數，雖不能說不餓，但偶然聽到長班的一溫先生到是從來不欠伙食費的，不像別的先生有錢不給。於今雖則欠了兩三塊錢，也實在是家款沒到的緣故。於是他又彷彿腹內蓬飽了。不過一天的滋養料全在一頓包飯上吸收，終於被怯火的長班停了伙食。迪呢，祇在他飢腸轆轆的夜半三更時，才聽見他回家，白天又要上衙門，不消說，這是無機會對他表示自己的悲愁的。即令見着他，但是機警的迪每每先發制人的將十分困苦的話句和表情搬出來，把他的隱忍着的苦情，消滅下去。不過他雖是走頭無路，但存款畢竟依然健在，遲早終歸可以到手的。於是，震悸的心膽又雄壯了。

他沒有在迪手裏取用存款的勇氣，常常涕泗淋漓寫信到家裏去哭訴，但把存款的事隱瞞着；有時哭訴無效，却仍將一線的生機寄在存款上；生命的繼續，全靠迪的開恩。他煎熬得沒法想，下了幾次決心要向迪陳述，要陳述的話也在心裏起過多少次的草稿，要陳述的時期也費過幾番的選擇，可是一瞧迪那冷漠悲愁的神情，他的勇氣銷沉了。他覺着向人借貸是恥辱，索欠更是殘忍；不是嗎？初抵京時，借給靠得住的朋友八塊錢繳學費，自己到了山窮水盡時，排了一晌的陣，才從會館出發，老遠老遠的步行到後門外的公寓去訪他，但那朋友的門上老是掛把鎖，他祇得無精打彩，一步一心酸的踱回來，閉門飲泣着，即令會着了，常是一字不提，白坐了一會又回來，徒然在歸途咬牙切齒的咒罵自己，徒勞的再鼓着下次再去時的勇氣。有一次寫信給那朋友去詢問近况，不料又犯了索債的嫌疑，接到的回答是：『欠掌櫃八十塊房飯錢還沒問過我，我是你的朋友，八元小款，就這樣要緊嗎？太不體貼人情！太不體貼人情！』爲着這回信，他罪犯一般的懺悔着，暗中拋過多少羞慚的眼淚啊！他受過那次教訓，再不敢和人提起「錢」，後來那友人來了，他還盡

其所有的買了一盒「飛艇」孝敬他，還留吃了一頓包飯，還向他致了極誠摯的歉意。現在對迪那能又這樣殘忍的蹈着覆轍呢？

祇是來回一想，迪的局面，迪的交遊，同鄉對於自己「傻瓜」的責罵，他又覺着爲生命去索款是應該。他堅決的挑選迪領薪的那天，回家後頂愉快的一刻，忤忤怩怩的踱到他房裏，心田起了地震一般，費了十二分的鎮靜的工夫，將所謂「殘忍」拋却，可是正待開口，迪已緞馬褂換好了，皮靴刷亮了，雪花膏敷勻了，「你一人在這兒坐好嗎？我即刻要出門」的話，浩浩蕩蕩的從他那血盆似的寬口衝出來，將他的狂熱的意念洗淨了，多日的圖謀規劃，又被掃蕩得滿目荒涼。他祇得冒着火跨出房門，癡呆的站着，眼巴巴的瞧着迪，面帶笑容，飽滿的皮匣子往衣裏一塞，鎖着門走了，飛快的走了，自然，接連的幾日夜，他的蹤影全無。

在有機可乘的星期日的下午，他卒致向迪述訴了苦况，但起首迪的慰語是：

「你也太什麼了，這樣困難，還不要家裏寄錢來？你父親也真是……」



他低頭無語，遙想在悲哀裏掙扎着的行將就木的父親，遙想家庭中的一切，因為迪的溫慰，在他的心的深處，榨出了流淚。

『你不必煩噪，等下我陪你去逛逛，散散心，像你們不出門的，用得了什麼錢煤油，箇把星期點不了一瓶；飯是兩塊錢足夠半箇月的了。存款支完了，將來看你怎麼辦？』迪無可逃遁的說着，不大高興，但又勉強笑着拿出二十幾箇銅子和兩塊錢給他。他那久旱的枯苗，潤着鮮雨般，即刻在臉上泛出生氣來，不久，竟欣然隨迪上天橋聽落子在落子館裏，迪點了一元一句的李桂喜的三句戲，零星的破費，也將近一元。當時溫少見多怪的勸告着，但迪很想解決他的「難題」，後來在李桂喜家竟還花了三十幾元捧過一回場。

#### 四

一天晚餐後，溫又着了機會，照舊在迪房裏取款。

『我實在沒有法子，本家多少，無論如何請你想想法吧！』

『坐一坐，我說給你聽嘍……噫，你看我這件衣服漂不漂亮？面子是兩塊多錢一尺

的庫緞，三年了，還是新的一樣。哈哈！你的和我的一比，那簡直是不能比。現在的世界，服裝不漂亮不行，應酬是離不得牠的。不信，你看我平常到司長，科長家裏去，名片一掏出，馬上就傳見，每年加薪，你以為是不費工夫的嗎？」

『……………』

『我告訴你，天天讀死書沒有用，你到北京半年了，你還不是你！一箇人有時要尋尋開心，逛逛胡同。胡同裏可以學應酬，交朋友，操練厲害。你想，胡同裏姑娘有多少，誰屏頭就誰坐冷板凳！美，醜，老，少，各色的人她們都應酬，這裏面沒有手段，當然是不行的。若是我們在裏面多混幾次，人情世故自然透徹！還有許多大人先生們，平常很難見面，花酒場中，倒可以和他們親密。你以為逛逛胡同沒有益處嗎？若是你和一箇姑娘進了鹽，那箇姑娘又交了一箇總次長，她就可以開口薦人咯！』

『這不是正途出身，我無論如何不敢聽你的指教！』

『所以你不行，所以你不行！』

『不行倒不要緊，要緊的是現在肚子餓』

『難道你真的又沒有錢了嗎？』迪詭笑着說，摸摸衣袋，掏出五塊花邊，攤在手心，不斷的摩撫，銀光發亮，丁當丁當的作刺心的聲響。他覺着用這箇去繼續一箇窮光蛋的性命，殊不值得，拿到胡同裏去顯示顯示才有意思。不能說「還」，在預備「賞」溫的幾元裏，應提出某數來大家享用，是正理。於是，他笑着說：

『這五塊錢我本要拿去逛胡同的，但是今晚沒有伴，一人去又沒有意思。你如果陪我去，我還你三塊錢，三塊錢裏你就是花了五角挑箇二等貨，也算不了什麼。一箇人應該看得遠，什麼情形都該知道一點。你答應我不？』迪偏斜了頭，握緊了花邊。

「這不是存心激怒他？侮辱他？要悲慘而殘忍的扒戲？」他想和迪決裂，但是，如果這樣，一箇子兒不能得，其餘的更是渺茫。他無可奈何的不能不承認：『好好，我答應你，你拿錢來。』

天空籠罩着黑幕，繁星躲在雲霧裏。溫穿着迪借給他的一件乾淨些的棉袍，跟着迪飛奔到一條胡同口。他感着「嫖」的不名譽，內心的羞恥的火焰然燒着。他在人叢裏低頭穿插，深懼人叢裏有通緝他的偵探，有竊笑指罵他的朋友。這麼的窮，還幹這樣的勾當，在他真是鬼悶了頭的事！驀然間，迪衝進了一所「茶室」，溫躊躇着，羞怯着，在沒人注視他的時候，才頰顏懾縮也一閃的跳進去，心中真充滿了脫了險似的喜悅。但是，忽然來了一箇襲擊，剛才那一跳，說不定沒有毛病，摸摸衣袋，幸而迪給他的三塊花邊沒有丟掉。這才回復了常態。

在妓院，他聽到老媽子「見客啊，西屋裏」的吶喊，他在數着「排三」「排四」的號碼聲裏，見到許多粉白瘦削且帶瘡癩的臉子，在他們前面慘笑，白眼珠作勾魂的閃動。他僅在迪的腋後偷看她們的閃，自然是閃着迪！他在暗光之下，驚愕着迪那專誠的嚴格的，去挑選的精神；悲哀着那鹹肉般的商場裏的那羣羸弱者的生活；「五角錢的威風，實在太凜冽了！」他想着，綿綿的思潮，突給迪的一聲「走」，間斷了他失望的跟着迪往

外走，後面幾十條視線，和絮絮的私語，似在表示沮喪的哀怨。溫的背，成了衆矢之的，射成了肉醬一般。他恨迪太刻薄，白瞧了幾十箇異性的臉子，一箇子兒不花。他原打定主意花五角，「五角」雖在「三元」裏佔了很大的地位，但花了也可說是做了一回好事。就這樣的走，是很抱歉的，但情勢無可挽回，祇得跟着迪敏捷的閃到大門外，一種難過，縈繞心頭，幸而沒有誰注意他，摸摸衣袋裏的花邊，依然無恙，却漸漸恢復了常態。

他們是這樣參觀了十幾家，溫已頭暈腦悶，垂頭喪氣的不忍繼續下去。但迪堅持着，卒致在一家挑選了一箇差強人意的妓。迪高興的和她密談，搭訕，親嘴。溫低着頭不看那輕浮的姿態，在他也真看不上眼。他的眼前，祇有「殘忍」「刻薄」和「金錢的萬惡」來回的馳逐；「三塊花邊用完後的淒涼的幻影」在晃動。他那次雖是花了五角，但心甘情願放棄了權利。

第二晚，迪堅持的要再去，說是第二次不去「回盤子」便是不道德。於是在這重大的名義之下，溫又純義務的送掉五角。第三晚，迪又逼他以西賓的資格去奉陪，在迪正和

他親密的時候，他不願拂他的盛意，而且那於他的花邊無害，自然又允許了。幾次的參觀，他雖無絲毫權利之可言，但也有微微的收穫：就是在妓院看見了迪偷偷的那一摸，在歸途又聽到他的耳語：

『真嫩，那東西，肉包子一般的！』

他在夢裏，對於「那東西」也深摩細揣的會了一番的研究。

## 六

幾天後，在同樣的條件之下，爲迪的特許，他又支用了一部分的存款；吃過晚飯，竟欣然的跟着迪到他們的老地方去。在妓前，他不像從前那般忸怩，真實而純潔的面幕給狂飈吹去，往昔之所謂「殘忍」「刻薄」躲了半天雲裏向他竊笑。不曾博過女性之一盼的他，在落魄的時期，竟領受着妓的暱膩的殷勤。他感激妓賞賜他的是真實的愛情，這愛情却值得幾倍「五角」的。當妓一屁股坐在他那蹣跚起的腿上，柔嫩的肉體將他溶化了；當妓緊貼在他懷裏接吻時，乾坤在他眼裏轉旋；從前認爲悲慘的境地，現在是溫和而絢

慢了，起首他着了慌一般的膽怯，但還能勉強的將暴起的情緒抑住，然而漸漸的受不起溫柔的薰陶了，漸漸的靈魂飄蕩起來了，公然在妓的身上由淺入深的試探着。回家時，迪問他：『如何？』他笑着，同意的回答：『**恩，真嫩！那東西肉包子一般的！**』

「在那兒去試一晚吧？她是如何的愛你啊！一晚的開消，總共不過四塊錢，我這裏有。如果胆小，我陪你去。」他常常聽見迪這樣勸進。「那東西的味兒，不知究竟如何？迪這樣的歡喜，誰都這樣的歡喜，想是有驚人的味的。但是，四元是怎樣的數目，存款裏究竟還有幾箇四元呢？」「不管牠吧？反正祇試一次，而且迪對我近來是這樣的親密，將來總不會不接濟我的，但是……還是慎重些的好吧！」他心中老是煩擾着這問題，覺着「那東西」究竟有些可怕，但可怕雖是可怕，然而熬不住生活的枯燥，受不得心中的無邊際的空虛，爲着目前，顧不得將來，終於在高興的一晚，跟着迪放膽的去試了一回。

## 七

在他探到「那東西」的味兒以後，迪對他非常的慷慨，取款是每求必應，手中有了

花邊，便不復記起「暗燒餅」的時期，忘了華盛頓的故事。對於「那東西」如嬰兒得了母乳一般的不肯捨棄，即令迪有時不給他設法，他會在別處打主意，致令他的朋友都有存款在他手裏，幾件布衣服也在別處保存着，甚至朋友的衣服也在他的名義之下寄存在別處，而且得了一種不可告人的病，行動都不便。寶貴的童貞在箇多月的快樂日子裏消磨盡了，而「請坐那邊吧，我頂怕傳染」的話常由迪的口裏送到他的耳邊，而且迪一見他那淒愁的臉色，便如見了狗屎一樣的閃避，無疑的，「同情」早已絕望了！肚子餓了，仍然是燒餅安慰他；身上殭凍了，仍然是破舊的薄絮保護他。「存款究竟還有多少？」他有點懷疑了；「如果所賸無幾，痛苦的生活會超過眼前百倍！」他真有點恐慌了。

## 八

在煩悶的一晚，他帶着病容，頹喪的坐在迪房裏茫乎其所以然的遠想在迪手裏弄幾塊錢治一治病，賸下的做明天的伙食費，對於「那東西」決意收手了。但迪正在收拾預備進行自己的「難題」，毫沒察出他那爲難的情色。當他向迪「請通融」時，迪沉默



了半天只顧梳他的西式頭，又做完了別的，才勉強的滑稽的笑着說：

『存款早就完了，別的不管，祇是你今晚要到老地方去，得自己去想法子。』

這是一箇天雷的打擊，這是觸了電，天昏了，地黑了，陰森的墳墓，罩着他，兇悍的殭屍，睜目露牙的在他的眼前跳舞。他的血液停止了流動一般，癡呆的坐着，最後，才回復知覺，一種難堪將他逼回自己那荒涼而幽暗的臥室。他如被惡虎追逐着，急促的將房門扣上，一骨碌鑽進破敗的被裏，生怕羞慚的眼淚，流露在燈光之下給誰恥笑，生怕自己那該死的容顏討誰的惡嫌。他想到被裏藉着痛哭發洩自己的憂鬱，想將淚流衝洗身受的創傷。「進京」「出洋」「有迪在那兒。」這是離家北上時，龍鍾的老父的慰勉；「路上小心。」這是慈母的叮嚀；在磨針削鐵的家庭裏，月息六分的一百五十元借款，於今不知是怎樣的一箇數目？況還有驚人的積欠。「迪」「妓」紛紜的在他腦裏迴旋，他眼前一黑，似瞧見身的周圍有無數的神兵鬼將，揮着梭標利刃，向他攻來。他將薄絮裹緊身體，想就這樣防護人世間一切的侵襲，就在破被裏，建築起莊嚴而絢縵的「新人生。」然而身上

受着嚴寒，發出不停的戰抖；空虛的腸胃裏，氣流激盪的作哀鳴；他終於心怯的淚水汪汪起來，張着陷落的眼眶，對着黑漆的穹蒼，戰着噪子低聲哭語：

『存款……：……早就……：……完了……：……別的……：……不管……：……：……』

## 勢力範圍

船進吳淞口不過四時半，挨到黃浦灘，竟和他「燈火未明時到家」的預算相差很遠！箭的歸心引着他從統艙的窗口不斷的探望，默數着岸上的屋宇。船喇，你爲何躡得這般慢！上海市啊，你也未免晚得太快一點吧！他想。

滬漢的旅途，他已奔波過三四趟，所謂碼頭的盛況，許是他往昔那些次都有旅伴相互照顧或是行李簡單的緣故，還不會在他前面顯赫過。這次雖是單身到滬，除了一箇被包，一口皮箱之外又多帶了一口小箱，然而他是旅滬已經三年了的「老上海」，他怕給誰吞去？

「我幫你拉上坡，」我幫你挑到家去，」船未靠岸，便有猛虎下山似的挑夫在統

艙裏梭來梭去，循環的拐着他的行李說，他們的語音很短促而威武，不知是打的什麼官腔。

「……」他，頭顧左右，滿不在乎的看兩岸之夜景。

「馬車吧？什麼地方行李幾件？我拿去。」兩箇馬車夫忽然發明了他有坐馬車的姿態，也來搶生意，奪行李。

「多少錢，開北公興路？」佔上風的旅客們，都將行李搬到艙外了，孤獨的他在安閒中覺着行李的累贅，不如早點下船爲妥；連人帶物，一共四件，全堆上一輛黃包車，着實很擁擠；雇二輛吧，二輛黃包車費等於一輛馬車費，然而還是馬車來得闊氣而舒服，而且快，於是他就這樣試探着問。

「四塊錢。」錢字還在口裏，行李跟着飛上了一箇馬車夫的肩。

「什麼，放下，僱一天得多少錢，一點鐘多少錢？！」

「還是我給你拿去的好。」一箇挑夫輕輕的將行李奪下說。

正爭攘中，船已靠岸，艙外一陣嘈雜，給先登船的挑夫們一箇大打擊；爲的新近又跳上許多他們的夥伴會奪去優先權，於是那馬車夫和挑夫都暫時放棄這頗難成熟的買賣，去趕別的新機會，不過那挑夫的扁擔卻攔在他的行李上，意思是做一箇「預約」的標記，留箇在別處兜攬失敗後的餘地。船裏登時起着不得了的風波，挑夫們的扁擔湧來湧去，同兵士們的快槍一般，打着衝鋒，搜索殘敵，祇是旅客們的行李有好些歸旅社所照料了，其餘的都爲主人看守着。他們很鎮靜，大概都是些「老上海」。

「怎麼樣，我幫你拿去啊！」先前那挑夫失望的跑回來，又搶着他的行李。

「你一定要拿，就拿這兩件，看要多少錢？」他指着兩件大點兒的行李說。

「六毛，不要多的。」行李上了挑夫的肩，走了好幾步。

「不行，不行，兩毛錢，你就拿去！」他焦急的跟着走。

「兩毛錢，誰給你拿！」挑夫掉轉頭，瞪着眼，仍向前走。

「你給他三毛錢，照碼頭上的規矩，祇五箇銅板一件。」船上的茶房爲着得了他四

塊牀位錢，發了慈悲心來攔住挑夫。

『好好，』挑夫貿然的承認了。

經過二十分鐘的推撞，他跟着挑夫擠出了船，擠過了木橋，到了灘上，挑夫仍往前飛跑。他喘着氣，叫了一聲：『拿到那裏去，』挑夫不料他也擠上了岸，很驚訝，兇狠的眼睛朝後一閃，放下行李。不久，走來兩人，給他兩張行李票，要了十箇銅板去。他莫明其妙，隨即又掏出一枚雙銀角和二十二枚銅板遞給挑夫。

『誰要你三毛錢！趕快拿出八毛來，我還要做的生意。』

『豈有此理！不是在船上和你說好了的嗎？』

『誰對你說三毛，——錢，錢——快，快，哼！』挑夫伸出右手在他的鼻子前作示威的閃動，眉毛豎着，牙齒漏着，左手的扁擔在水門汀上勾又勾又勾的響。

『這不是野地方，你怕我是初到上海那有這樣欺人的你這幅模樣誰怕，嚇！』

『八毛錢也不算很多，什麼野地方，這是租界，你曉得嗎？』這是旁邊人的公道話。

『租界？我沒有到過租界！』大勢已去，他無可奈何的來了這們一句。

『打死他，打死他！不拿錢來打死他！——就誤我一點鐘是五塊錢，我告訴你。』挑夫更兇了，叫着，跳着，拳頭在他的眼前打了幾回照面。

看熱鬧的人不少，有的要看箇實在，有的，眼睛眨了幾眨便走了。這是照例的爭端，誰管這小事！維持治安的巡捕老遠老遠的豎着吸空氣，有時也像十字架一般，插在電車與汽車之間。行李，很不穩當的躺在挑夫的身旁，誰敢離開牠一步！時間已耽擱不少了，越拖延越夜深！八毛，本算不了什麼，但他，盡其口袋的所有，不過四毛和二十幾枚銅板；黃包車費或馬車費要到家才能付，就讓挑夫挑到家吧，然而在這嚴重的形勢之下，想妥協是辦不到，孤獨的他，祇得忍着，靜觀世變！

『得了，得了，給五毛得了，先前既然講好了的，儘爭有什麼用？』一位穿青呢大褂的胖子走來說。頭上歪歪的蓋着博士帽，帽下拖出幾皮放光的劉海，像是徘徊十字街頭的紳士。當然，這紳士所說的話是有勢力的輿論，祇是挑夫仍然勒着兩袖要動手，口裏仍

是叫着「打死他。」他，表面很安閒，然而內心的怯火已是火車頭似的在震動。

『你拿五毛錢來！』那紳士說。

『謝謝你，謝謝你，先生。唉，真弄他們不過！』他說着，將四毛和二十幾枚銅板掏出來，煩那紳士遞給挑夫。挑夫勉強的收着，悻悻的罵着去了。他默默的目送，愛看熱鬧的觀衆，沒飽享眼福，都無精打彩的走散了。行李三件幸還得自由的躺着。挑夫的拳頭幸爲空氣所阻隔，沒有傷害他。他那脫了險的懽愉，已將他的靈魂載回甜蜜的家了。於是他叫了幾聲「黃包車。」

『怎麼，在船上講好了給四塊錢的，又不坐了嗎？』先前那兩箇馬車夫又來了，那穿長衣的說着，那穿短衣的搶着行李走。

『唉，怎麼辦呢？我才見過這樣的世界！——你要拿去就拿去，祇是我至多祇能出一塊半，不然，我情願不回去了。』

『一塊半就一塊半，時候不早了，你跟我來，馬車在那邊。』



他和馬車夫走出了黃浦灘，轉了一箇灣，到了一條冷靜的街上。行李上了車，他跳上車去，整整衣冠，預備就這樣很闊氣而飛快的在輝煌燦爛的街道炫耀着過去，片刻，就到了家了，祇是車夫忽然伸出手來說：

『你先給我兩毛，我給他，他給你看癩三。』穿長衣的馬車夫說，手指着巡捕。

『我不知道，別又來麻煩。』他知道巡捕替馬車夫看車，要兩毛錢的酬勞，不禁憤怒的將那馬車夫的手一攔。

『什麼打人嗎？』那馬車夫的手在他的腰上來了一拳，但不甚重。五步之外有一位巡捕，正在街上踱來踱去的打加官，似乎沒有看見前面的他，他走攏去點點頭，但巡捕似乎仍然沒有看見他。

『我不肯坐他的車，他強迫我坐的，剛上車，又是什麼兩毛錢，還打人。』

『兩毛錢，你給他。』巡捕祇會說這們一句，「給他」「給他」「究竟是給誰？

『我此刻身邊沒有末，怎麼辦？』無可挽救的形勢，逼着他祇得這樣說。

『那末，你回家再給他。』馬車夫墊了兩毛給巡捕，這小糾紛就這樣公平的判決了。他同兩箇馬車夫跳上車，車即刻前進，祇是越走越黑暗，不像是到公興路去的路。不久，車又停了。

『這是什麼地方幹嗎停車？』

『這還是租界，我對你說，你非給我四塊錢不行。』站在踏腳板上的車夫說，異樣的神情浮現於眉目之間。

『行，四塊錢不算什麼，祇是你說話應該客氣點。』這不是和車夫抗辯的時候，也不是抗辯的地點，「租界」兩字震破了他的膽，他忍着權且柔和的答應了。

『那麼，你就給我，我要下車，讓他一人送你去。』

『要到家才有，在巡捕前就說過，不是不給，實在身上沒有啊！』

『還是要我同去取，真討厭！』

車行了一會，又停了，站在踏腳板上的車夫跳下，說聲「拿護照去」，便飛奔去了。不

久，拿了護照回來，又跳上車，即刻長驅入了華界。馬不知爲何，忽然跑得很快，許是得着主人，即刻會收入四塊錢的喜信。他在車上大咳了一聲，腰身擺了一擺，似乎輕了許多，愉悅的回味着上坡時的情景，默記着馬車夫的優遇，於是計劃到家後怎樣款待馬車夫！他現在是在華界了，離家很近的華界了，眉飛色舞的沿途瞧瞧華界的警察，自己設想若是打着北京官話許和他們說得對勁兒，而且自己屋門前就有警察，有些還認識呢！不必在他的前面加添馬車夫的罪狀，祇說直話：自己是被逼着坐馬車，在租界的巡捕之前，怎樣的馬車夫在自己的腰上來了一下；怎樣的將車開到黑暗地方要四塊錢；像這種強盜，有這許多罪狀，不簡直可以帶區嚴辦嗎？辦不到帶區，就在馬車夫身上回敬一拳，比自己所受的稍許重一點兒，打他一箇暗傷也行；退十步講，給他一塊錢，也敢放半句屁，說不定旁邊也有許多圍觀的人，難道也沒有援助自己的輿論？這是華界，家門口的華界！他的思維，爲着馬車的動搖，幾乎成了分不清的階段。

『公興路到了，門牌幾號，先生？』車行極緩，站在踏腳板上的車夫跳下來，換了一幅

笑臉，在他的前面顯現。他說了一聲「二十二號」那車夫便獵狗一般去找尋。車已到了他的家門前，其實何用車夫去找尋！車到了，車夫將行李一件一件搬進屋，沒有說半句話，似嫌行李太少了，太輕了，比四塊錢還輕！

「你等一等，在門外。」

「是，先生。」

他走進去把大門關了，在裏面和家人談天，談由黃浦灘到公興路的經過，喝茶，抽煙。許久他才拿出一塊錢和幾箇兄弟走出來。

「來，拿錢去！」他說。

「怎麼一塊錢！」車夫很驚異。

「不是一塊要多少東西，強盜把他送到區上去；在路上勒索，還打人，這樣兇的強盜不應嚴辦嗎？」

「把他送到區上去嚴辦，還給什麼錢！」他的家人鼓噪着助威。

『冤枉，冤枉，先生，我們送你到那裏？祇一塊錢。』

『那裏？北公興路，華界，你明白嗎？簡直要做你，還嫌錢少啊？』

『一塊錢，你看我收你的！』

旁邊當然有不少圍觀的人，兩方各向羣衆訴述經過，希冀博得同情。自然，人們都說「馬車夫太可惡！」「上海就無論那裏都這樣！」「一塊錢也不算少！」自然，五步之內，的巡警聽明白了情形，脚故意走得重一點，刺刀故意弄得響一點的走來，望着他微微的一點點頭，向車夫罵了一聲「嚷什麼，你人家給了錢，幹嗎還在這兒渾蛋！」於是接着槍柄上了車夫的身。

『我不要了！』馬車夫跳上車走了。

『不要拉倒，要就祇有一塊！我看你有天大的本事！』

大門又關了，但一會兒，馬車夫終於跑回來，拿了一塊錢去。那時，他家裏的掛鐘正敲着十二點。

德 惠

實價大洋四角  
(同業公議  
照碼加一)

有 著 作 權

煌	家	彭	者	著
社	報	週	者	編
店	書	明	者	行
所	刷	印	者	印
里	慶	餘	路	德
				華
				熙
				東
				海
				上

發 行 所

開 明 書 店 總 店

上 海 四 馬 路 九 五 號

分 售 處

開 明 書 店 分 店

廣 州 惠 愛 東 路 四 三 二 號  
北 平 楊 梅 竹 斜 街 中 市

一 九 二 五 年 八 月 初 版

一 九 三 〇 年 十 月 再 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2197B

